民國叢書

第二編

·86·

歷史·地理類

四十自述　胡適著

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著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叙倫著

我的半生　陳鶴琴著

上海書店

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目錄

我所生長的地方

拏起我這枝筆來，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二十年所過的日子，所見的人物，所聽的聲音，所嗅的氣味；也就是說我眞眞實實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個我從那兒生長的邊疆僻地小城時，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着手就較方便些。我應當照城市中人的口吻來說，這眞是一個古怪地方！只由於兩百年前滿人治理中國土地時，爲鎭撫與虐殺殘餘苗族，派遣了一隊戍卒屯丁駐紮，方有了城堡與居民。這古怪地方的成立與一切過去，有一部苗防備覽記載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無味的官書。我想把我一篇作品裏所簡單描繪過的那個小城，介紹到這里來。這雖然只是一個輪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卻浮凸起來，彷彿可用手去摸觸。

一個好事人，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去尋找，當可在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了一個名爲「鎭筸」的小點。那里同別的小點一樣，事實上應當有一個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頓下三五千人口。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

分皆在交通，物產，經濟活動情形下面，成為那個城市枯榮的因緣，這一個地方，卻以另外一個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試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作為中心，向四方展開，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約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營汛。碉堡各用大石塊堆成，位置在山頂頭，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走去，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布置得極有秩序。這些東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種精密的計劃，各保持相當距離，在周圍數百里內平均分配下來，解決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動的邊苗叛變的。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數業已毀掉了，營汛多數成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黃昏時節，站到那個巍然獨在萬山環繞的孤城高處，眺望那些遠近殘毀碉堡，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這地方到今日，已因為變成另外一種軍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種迅速的姿勢，在改變，在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

凡有機會追隨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條長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陸路入黔入川，不經古夜郎國，不經永順龍山，都應當明白「鎮筸」是個可

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稱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洒脫單獨向深山中村莊走去，與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纔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營上領取一點銀子，一份米糧，且可從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耕耨播種。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無，到天王廟去殺豬，宰羊，磔狗，獻雞，獻魚，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六畜的興旺，兒女的長成，以及作疾病婚喪的禳解。人人皆很高興擔負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春秋二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照例有年老人向各處人家斂錢，給社稷神唱木傀儡戲。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擡了活狗，帶上柳條，或紮成草龍，各處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黃衣各處念農事歌詞。歲暮年末居民便裝飾紅衣儺神於家中正屋，搥大鼓如雷鳴，苗巫穿鮮紅如血衣服，吹鏤銀牛角，拏銅刀，踊躍歌舞娛神。城中的住民，多當時派遣移來的戍卒屯丁，此外則有江西人在此賣布，福建人在此賣煙，廣東人在此賣藥。

地方由少數讀書人與多數軍官在政治上與婚姻上兩面的結合，產生一個上層階級，這階級一方面用一種保守穩健的政策，長時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屬於私有的土地；而這階級的來源，卻又仍然出於當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產桐樹杉樹，礦坑中有硃砂水銀，松林裏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鄉全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與溫柔耐勞適於家庭的婦人。在軍校階級廚房中，出異常可口的菜飯，在伐樹砍柴人口中，出熱情優美的歌聲。

地方東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兩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後，即已漸入高原，近抵苗鄉，萬山重疊，大小重疊的山中，大杉樹以長年深綠逼人的顏色，蔓延各處。一道小河從高山絕澗中流出，匯集了萬山細流，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奔駛而過，農民各就河邊編縛竹子作成水車，引河中流水，灌溉高處的山田。河水長年清澈，其中多鱖魚，鯽魚，鯉魚，大的比人腳板還大。河岸上那些人家裏，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環繞「鎮筸」北城下駛，到一百七十里後方匯入辰河，直抵洞庭。

這地方又名鳳凰廳，到民國後便改成了縣治，名鳳凰縣。辛亥革命後，湘西鎮守使與

辰沅道皆駐節在此地。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卻有七千。由於環境的不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尙保存不廢，爲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

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裏，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出門兩年半囘過那小城一次以後，直到現在爲止，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裏，我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裏。

我的家庭

咸同之季，中國近代史極可注意之一頁，曾左胡彭所領帶的湘軍部隊中，筸軍有個相當的位置。統率筸軍轉戰各處的是一羣青年將校，最著名的爲田興恕。當時同伴數人，年在二十以內，同時得到滿清提督銜的彷彿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這青年軍官二十二歲左右時，便曾作過一度雲南昭通鎮守使。同治二年又作過貴州總督，到後因創傷回到家中，終於便在家中死掉了。這青年軍官死去時，所留下的一分光榮與一分產業，使他後嗣在本地方佔了一個優越的地位。

就由於存在本地軍人口中那一分光榮，引起了後人對軍人家世的驕傲，我的父親生下地時，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來一個將軍。家中所期望的幷不曾失望，自體魄與氣度兩方面說來，我爸爸生來就不缺少一個將軍的風儀。碩大，結實，豪放，爽直，一個將軍所必需的種種本色，爸爸無不兼備。爸爸十歲左右時，家中就爲他請了武術教師同老塾師，學習作將軍所不可少的技術與學識。但爸爸還不曾成名以前，我的祖母卻死去了。那

時正是庚子聯軍入京的第三年。當庚子年大沽失守，鎮守大沽的羅提督自盡殉職時，我的爸爸便正在那里作他身邊一員裨將。那次戰爭據說毀去了我家中產業的一大半。由於爸爸的愛好，家中一點較值錢的寶貨常放在他身邊，這一來便完全失掉了。戰事既已不可收拾，北京失陷後，爸爸回到了家鄉。第三年祖母死去。祖母死時我剛活到這世界上四個月。那時我頭上已經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沒有庚子的拳亂，我爸爸不會回來，我也不會存在。關於祖母的死，我彷彿還依稀記得我被誰抱着在一個白色人堆裏轉動，隨後還被擱到一個桌子上去。我家中自從祖母死後十餘年內不曾死去一人，若不是我在兩歲以後做夢，這點影子便應當是那時唯一的記憶。

我的兄弟姊妹共九個，我排行第四。除去幼年殤去的姊妹，現在生存的還有五個，計兄弟姊妹各一，我應當在第三。

我的母親姓黃，年紀極小時就隨同我一個舅父在軍營中生活，所見事情很多，所讀的書也似乎較爸爸讀的稍多。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這個瘦小，機警，富於膽氣與常識的母親擔負的。我的教育得於母親的不少，她告我認字，告我認識藥名，告我決斷；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決斷。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得於媽媽的也較多。

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我能正確記憶到我小時的一切，大約在兩歲左右。我從小到四歲左右，始終健全肥壯如一隻小豚。四歲時母親一面告給我認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給我糖喫，到認完六百生字時，腹中生了蛔蟲，弄得黃瘦異常，只得每天用草藥蒸雞肝當飯。那時節我即已跟隨了兩個姊姊到一個女先生處上學。那人既是我的親戚，我年齡又那麼小，過那邊去念書，坐在書桌邊讀書的時節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時間或者較多。

到六歲時我的弟弟方兩歲，兩人同時出了疹子。時正六月，日夜皆在嚇人高熱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覺，一躺下就咳嗽發喘，又不要人抱，抱時全身難受。我還記得我同我那弟弟兩人當時皆用竹簟捲好，同春捲一樣，豎立在屋中陰涼處。家中人當時業已為我們預備了兩具小小棺木，擱在院中廊下。但十分幸運，兩人到後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後雇請了一個壯實高大的苗婦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壯大異常。我因此一病，卻完全改了樣子，從此不再與肥胖為緣了。

六歲時我已單獨上了私塾。如一般風氣，凡是私塾中給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樣也得到了一分。但初上學時我因爲在家中業已認字不少，記憶力從小又似乎特別好，故比較其餘小孩，可謂十分幸福。第二年後換了一個私塾，在這私塾中我跟從了幾個較大的學生，學會了頑劣孩子抵抗頑固塾師的方法，逃避那些書本去同一切自然相親近。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與感情的基礎。我間或逃學，且一再說謊，掩飾我逃學應受的處罰。我的爸爸因這件事十分憤怒，有一次竟說若再逃學說謊，便當實行砍去我一個手指。我仍然不爲這話所恐嚇，機會一來時總不把逃學的機會輕輕放過。當我學會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時，學校對於我便已毫無興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時本極愛我，我曾經有一時還作過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稍稍害點病時，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卽睡眠，在牀邊服侍我，當我要誰抱時誰就伸出手來。家中那時經濟情形很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將軍的好夢，一面對於我卻懷了更大的希望。他彷彿早就看出我不是個軍人，不希望我作將軍，卻告給我祖父的許多勇敢光榮的故事，以及他庚子年間所得的一分經驗。他以爲我不拘作什麼事，總之應比作個將軍高些。第一個讚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

爸爸。可是當他發現了我成天從塾中逃出到太陽底下同一羣小流氓游蕩，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這顆小小的心，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說謊時，我的行爲實在傷了這個軍人的心。同時那小我四歲的弟弟，因爲看護他的苗婦人照料十分得法，身體養育得強壯異常，年齡雖小，便顯得氣派宏大，凝靜結實，且極自尊自愛，故家中人對我感到失望時，對他便異常關切起來。這小孩子到後來也并不辜負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歲時便作了步兵上校。至於我那個爸爸，卻在蒙古，東北，西藏，各處軍隊中混過，民國二十年時還只是一個上校，把將軍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鄉從一種極輕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對於家中的愛護反覺處處受了牽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時，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一些。領導我逃出學塾，儘我到日光下去認識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萬彙百物的動靜，這人是我一個張姓表哥。他開始帶我到他家中橘柚園中去玩，到各處山上去玩，到各種野孩子堆裏去玩，到水邊去玩。他教我說謊用一種謊話對付家中，又用另一種謊話對付學塾，引誘我跟他各處跑去。即或不逃學，學塾爲了擔心學童下河洗澡，每度中午散學時，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硃筆寫一大字，我們尙依然能夠一手高舉，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這方法也虧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

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的關係。我最初與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領帶的。

現在說來，我在作孩子的時代，原本也不是個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我並不愚蠢。當時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個哥哥比我聰明，我卻比其他一切孩子解事。但自從那表哥教會我逃學後，我便成爲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樣教訓各樣方法管束下，我不歡喜讀書的性情，從塾師方面，從家庭方面，從親戚方面，莫不對於我感覺得無多希望。我的長處到那時只是種種的說謊。我非從學塾逃到外面空氣下不可，逃學過後又得逃避處罰，我最先所學，同時拿來致用的，也就是根據各種經驗來製作各種謊話。我的心總得爲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我得認識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應當從直接生活上得來，卻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似乎就只這樣一個原因，我在學塾中，逃學紀錄點數，在當時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離開私塾轉入新式小學時，我學的總是學校以外的，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時，我又不曾在我職務上學好過什麼。二十年後我「不安於當前事務，卻傾心於現世光色，對於一

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爲人生遠景而凝眸，」這分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於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

自從逃學成爲習慣後，我除了想方設法逃學，什麼也不再關心。

有時天氣壞一點，不便出城上山裏去玩，逃了學沒有什麼去處，我就一個人走到城外廟裏去，那些廟裏總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絞繩子，織竹簟，做香，我就看他們做事。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於相罵，我也看着，看他們如何罵來罵去，如何結果。因爲自己既逃學，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所到的必是較遠的廟裏。到了那里，既無一個熟人，因此什麼事皆只好用耳朵去聽，眼睛去看，直到看無可看聽無可聽時，我便應當設計打量我怎麼回家去的方法了。

來去學校我得拿一個書籃。逃學時還把書籃挂到手肘上，這就未免太蠢了一點。凡這麼辦的可以說是不聰明的孩子。許多這種小孩子，因爲逃學到各處去，人家一見就認得出，上年紀一點的人見到時就會說：逃學的人，你趕快跑回家挨打去，不要在這里玩。若無書籃可不必受這種教訓。因此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把書籃寄存到一個土地廟裏去，那地方無一個人看管，但誰也用不着擔心他的書籃。小孩子對於土地神全不缺少必

需的敬畏，都信託這木偶，把書鑑好好的藏到神座龕子裏去，常常同時有五個或八個，到時卻各人把各人的拿走，誰也不會亂動旁人的東西。我把書鑑放到那地方去，次數是不能記憶了的，照我想來，擱的最多的必定是我。

逃學失敗被家中學校任何一方面發覺時，兩方面總得各挨一頓打，在學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處罰過後還要對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懺悔。有時又常常罰跪至一根香時間。我一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記着各種事情，想像恰如生了一對翅膀，憑經驗飛到各樣動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氣寒暖，想到河中的鱖魚被釣起離水以後撥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飛滿風箏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黃鸝，想到樹木上纍纍的果實。由於最容易神往到種種屋外東西上去，反而常把處罰的痛苦忘掉，處罰的時間忘掉，直到被喚起以後為止，我就從不會在被處罰中感覺過小小冤屈。那不是冤屈。我應感謝那種處罰，使我無法同自然接近時，給我一個練習想像的機會。

家中對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以為只是教師方面太寬的過失，因此又為我換一個教師。我當然不能在這些變動上有什麼異議。現在說來我倒又得感謝我的家中，因為先前那個學校比較近些，雖常常繞道上學，終不是個辦法，且因繞道過遠，把時間

耽誤太久時，無可託詞。現在的學校可眞很遠很遠了，不必包繞偏街，我便應當經過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了。從我家中到那個新的學塾裏去時，路上我可看到針鋪門前永遠必有一個老人戴了極大的眼鏡，低下頭來在那裏磨針。又可看到一個傘鋪大門敞開，作傘時十幾個學徒一起工作，儘人欣賞。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熱時總腆出一個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夾板上鞋。又有剃頭鋪，任何時節總有人手托一個小小木盤，呆呆的在那里儘剃頭師傅刮頭。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強壯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偏左偏右的搖蕩。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齒頭包花帕的苗婦人，時時刻刻口上都輕聲唱歌，一面引逗縛在身背後包單裏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銅勺舀取豆漿。我還必需經過一個豆粉作坊，遠遠的就可聽到騾子推磨隆隆的聲音，屋頂棚架上晾滿白粉條。我還得經過一些屠戶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鮮豬肉砍碎時尙在跳動不止。我還得經過一家紮冥器出租花轎的鋪子，有白面無常鬼藍面魔鬼，魚龍，轎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從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親，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換了些什麼式樣，并且還常常停頓一兩分鐘，看他們貼金傅粉，塗色。

我就歡喜看那些東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

每天上學時，照例手肘上挂了那個竹籃，裏面放兩本破書，在家中雖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門，即刻就把鞋脫下拏到手上，赤脚向學校走去。不管如何，時間照例是有多餘的，因此我總得繞一節路玩玩。若從西城走去，在那邊就可看到牢獄，大清早若干人從那方面帶了脚鐐從牢中出來，派過衙門去挖土。若從殺人處走過，昨天殺的人還不收屍，一定已被野狗把屍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過去看看那個糜碎了的屍體，或拾起一塊小小石頭，在那個污穢的頭顱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會動不動。若還有野狗在那裏爭奪，就預先拾了許多石頭放在書籃裏，隨手一一向野狗拋擲，不再過去，只遠遠的看看，就走開了。

既然到了溪邊，有時候溪中漲了小小的水，就把袴管高捲，書籃頂在頭上，一隻手扶書籃一隻手照料袴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齊膝處爲止。學校在北門，我出的是西門，又進南門，再繞從城裏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門河灘方面我還可以看一陣殺牛，機會好時恰好正看到那老實可憐畜牲放倒的情形。因爲每天可以看一點點，殺牛的手續同牛內臟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再過去一點就是邊街，有織簟子的鋪子，每天任何時節皆有幾個老人坐在門前用厚背的鋼刀破篾，有兩個小孩子蹲

在地上織草子。（這種事情在學校門邊也有，我對於這一行手藝，所明白的種種，現在說來似乎比寫字還在行。）又有鐵匠鋪製鐵爐同風箱皆佔據屋中，大門永遠敞開着，時間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個小孩子兩隻手拉着風箱橫柄，把整個身子的分量前傾後倒，風箱於是就連續發出一種吼聲，火爐上便放出一股臭煙同紅光。待到把赤紅的熱鐵拉出擱放到鐵砧上時，這個小東西趕忙舞動細柄鐵鎚，把鐵鎚從身背後揚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濺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時打的是一把刀，有時打的是一件農具。有時看到的又是用一把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鐵皮，有時又是把一條薄薄的鋼片嵌進熱鐵裏去。日子一多，關於任何一件機器的製造秩序我也不會弄錯了。邊街又有小飯鋪，門前有個大竹筒，插滿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乾魚同酸菜，用缽頭裝滿放在門前櫃檯上，引誘主顧上門，意思好像是說，「喫我，隨便喫我，好喫！」每次我總仔細看看，眞所謂過屠門而大嚼。

我最歡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腳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氣正當十冬臘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溼卻鞋襪爲辭，有理由即刻脫下鞋襪赤腳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開心事，還是落過大雨以後，街上許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沒，許多地方陰溝中湧出水來，在這些地方

照例常常有人不能過身，我卻赤着兩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若河中漲了點水，照例上游會漂流得有木頭傢具南瓜同其他東西，就趕快到橫跨大河的橋上去看熱鬧。橋上必已經有人用長繩繫了自己的腰身，在橋頭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東西浮來時，就踴身一躍，騎到那樹上，或傍近物邊，把繩子縛定，自己便快快的向下游岸邊泅去，另外幾個在岸邊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後，就把繩子拉着，或纏繞到大石上大樹上去，於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來在橋頭上等候。我歡喜看人在洄水裏扳罾，巴掌大的活魚在網中蹦跳。一漲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這種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規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釘鞋，我可眞不願意穿那種笨重釘鞋。雖然在半夜時有人從街巷裏過身，釘鞋聲音實在好聽，大白天對於釘鞋我依然毫無興味。

若在四月落了點小雨，山地裏田塍上各處皆是蟋蟀聲音，眞使人心花怒放。在這些時節，我便覺得學校眞沒有意思，簡直坐不住，總得想方設法逃學上山去捉蟋蟀。有時沒有什麼東西安置這小東西，就走到那裏去，把第一隻捉到手後又捉第二隻，兩隻手各有一隻後，就聽第三隻。本地蟋蟀原分春秋二季，春季的多在田間泥裏草裏，秋季的多在人家附近石罅裏瓦礫中，如今既然這東西只在泥層裏，故卽或兩隻手心各有一匹小東西，

後，我總還可以想方設法把第三隻從泥土中趕出，看看若比較手中的大些，即開釋了手中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輪流換去，一整天方捉回兩隻小蟲。城頭上有白色炊煙，街巷裏有搖鈴鐺賣煤油的聲音，約當下午三點左右時，趕忙走到一個刻花板的老木匠那裏去，很興奮的同那木匠說：

「師傅師傅，今天可捉了大王來了！」

那木匠便故意裝成無動於中的神氣，仍然坐在高櫈上玩他的車盤，正眼也不看我的說：「不成，要打打得賭點輸贏！」

我說：「輸了替你磨刀成不成？」

「嗨，夠了，我不要你磨刀，上次磨鑿子還磨壞了我的傢伙！」

這不是冤枉我的一句話，我上次的確磨壞了他一把鑿子。不好意思再說磨刀了，我說：

「師傅，那這樣辦法，你借給我一個瓦盆子，讓我自己來試試這兩隻誰能幹些好不好？」

我說這話時眞怪和氣，爲的是他以逸待勞，不允許我還是無辦法。

那木匠想了想，好像莫可奈何的樣子，「借盆子得把戰敗的一隻給我，算作租錢。」

我滿口答應，「那成那成。」

於是他方離開車盤，很慷慨的借給我一個泥罐子，頃刻之間我也就只剩下一隻蟋蟀了。這木匠看看我捉來的蟲還不壞，必向我提議：「我們來比比，你贏了我借你這泥罐一天；你輸了，你把這蟋蟀輸給我：辦法公平不公平？」我正需要那麼一個辦法，連說公平公平，於是這木匠進去了一會兒，拏出一隻蟋蟀來同我一鬥，不消說三五回合我的自然又敗了。他用的蟋蟀照例卻常常是我前一天輸給他的。那木匠看看我有點頹喪，明白我認識那匹小東西，擔心我生氣時一摔，一面趕忙收拾盆罐，一面帶着鼓勵我神氣笑笑的說：

「老弟，老弟，明天再來，明天再來！你應當捉好的來，走遠一點。明天來，明天來！」

我什麼話也不說，微笑着，出了木匠的大門，回家了。

這樣一整天在爲雨水泡軟的田塍上亂跑，回家時常常全身是泥，家中當然一望而知，於是不必多說，沿老例跪一根香，罰關在空房子裏，不許哭，不許喫飯。等一會兒我自然可以從姊姊方面得到充飢的東西，悄悄的把東西喫下以後，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卽或再冷一點，老鼠來去很多，一會兒就睡着，再也不知道如何上牀的事了。

即或在家中那麼受折磨，到學校去時又免不了補挨一頓板子，我還是在想逃學時就逃學，決不爲經驗所恐嚇。

有時逃學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園地裏的李子枇杷，主人拏着長長的竹桿子大罵着追來時，就飛奔而逃，逃到遠處一面喫那個贓物，一面還唱山歌氣那主人。總而言之，人雖小小的，兩隻脚跑得很快，什麼茨棚裏鑽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認爲這種事很有趣味。

可是只要我不逃學，在學校裏我是不至於像其他那些人受處罰的。我從不用心念書，但我從不在應當背誦時節無法對付。許多書總是臨時來讀十遍八遍，背誦時節卻居然琅琅上口，一字不遺。也似乎就由於這分小小聰明，學校把我同一般人的待遇，更使我輕視學校。家中不瞭解我爲甚麼不想上進，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聰明用功，我不瞭解家中爲甚麼只要我讀書，不讓我玩。我自己總以爲讀書太容易了點，把認得的字記記那不算什麼希奇。最希奇處應當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分習慣下所做的一切事情。爲什麼騾子推磨時得把眼睛遮上？爲甚麼刀得燒紅時在水裏一淬方能堅硬？爲甚麼雕佛像的會把木頭雕成人形，所貼的金那麼薄又用什麼方法作成？爲甚麼小銅匠會在一塊銅板上鑽

那麼一個圓眼，則花時刻得整整齊齊？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

我生活中充滿了疑問，都得我自己去找尋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時便有點發愁。就爲的是白日裏太野，各處去看，各處去聽，還各處去嗅聞：死蛇的氣味，腐草的氣味，屠戶身上的氣味，燒碗處土窯被雨以後放出的氣味，要我說來雖當時無法用言語去形容，要我辨別卻十分容易。蝙蝠的聲音，一隻黄牛當屠戶把刀刺進牠喉中時嘆息的聲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鳴聲，黑暗中魚在水面撥剌的微聲，全因到耳邊時分量不同，我也記得那麼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裏時，夜間我便做出無數希奇古怪的夢。這些夢直到將近二十年後的如今，還常常使我在半夜裏無法安眠，既把我帶回到那個「過去」的空虛裏去，也把我帶往空幻的宇宙裏去。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夠寬廣了，但我似乎就還得一個更寬廣的世界。我得用這方面弄到的知識證明那方面的疑問。我得從比較中知道誰好誰壞。我得看許多業已由於好詢問別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覺到的世界上的新鮮事情，新鮮東西。結果能逃學我逃學，不能逃學我就只好做夢。

照地方風氣說來，一個小孩子野一點的照例也必需強悍一點，因此各處方能跑去。

各處跑去皆隨時會有一樣東西在無意中撲到你身邊來，或是一隻兇惡的狗，或是一個頑劣的人。無法抵抗這點襲擊，就不容易各處自由放蕩。一個野一點的孩子，即或身邊不必時時刻刻帶一把小刀，也總得帶一削光的竹塊，好好的插到褲帶上；遇機會到時，就取出來當作軍器。尤其是到一個離家較遠的地方去看木傀儡戲，不準備厮殺一場簡直不成。你能幹點，單身往各處去，有人挑戰時還只是一人近你身邊來惡鬥，若包圍到你身邊的頑童人數極多，你還可挑選同你精力不大相差的一人，你不妨指定其中之一個說：

「要打嗎？你來。我同你來。」

到時也只那一個人攏來，被他打倒，你活該，只好伏在地上儘他壓着痛打一頓，你打倒了他，他活該，你把他揍夠後你當時可以自由走去，誰也不會追你，只不過說句「下次再來」罷了。

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即或結伴同行，到什麼地方去時，也會有人特意挑出你來毆鬥，應戰你得喫虧，不答應你得被仇人與同伴兩方面奚落，頂不經濟。

感謝我那爸爸給了我一分勇氣，人雖小，到什麼地方去我總不嚇怕。到被人圍上必需打架時，我能挑出那些同我不差多少的人來，我的敏捷同機智，總常常佔點上風。有時

氣運不佳，無意中被人摔倒，我還會有方法翻身過來壓到別人身上去。在這件事上我只喫過一次虧，不是一個小孩，卻是一隻惡狗，把我攻倒後，咬傷了我一隻手。我走到任何地方去皆不怕誰，同時又換了好些私塾，各處皆有些同學，并且互相皆逃過學，便有無數朋友，因此也不會同人打架了。可是自從被那隻惡狗攻倒過一次以後，到如今我卻依然十分怕狗。

至於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單刀在大街上決鬥本不算回事。事情發生時，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親，也不過說：「小雜種，站遠一點，不要太近，」囑咐小孩子稍稍站開點兒罷了。但本地軍人互相砍殺雖不出奇，行刺暗算卻不作興。這類善於毆鬥的人物，在當地另成一組，豁達大度，謙卑接物，為友報仇，愛義好施，且多非常孝順。但這類人物為時代所陶冶，到民五以後也就漸漸消滅了。雖有些青年軍官還保存那點風格，風格中最重要的一點灑脫處，卻為了軍紀一類影響，大不如前輩了。

我有三個堂叔叔皆住在城南鄉下，離城四十里左右。那地方名黃羅寨，出強悍的人同猛鷙的獸，我爸爸三歲時在那里差一點險被老虎咬去，我四歲左右到那里第一天，就看見鄉下人擡了一隻死虎進城，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我還有一個表哥，住在城北十里地名長寧哨的鄉下，從那裏再過十里便是苗鄉。表哥是一個紫色臉膛的人，一個守碉堡的戰兵。我四歲時被他帶到鄉下去過了三天，二十年後還記得那個小小城堡黃昏來時鼓角的聲音。

這戰兵在苗鄉有點勢力，很能喊叫一些苗人。每次來城時，必爲我帶一隻小雞或一點別的東西。一來爲我說苗人故事，臨走時我總不讓他走。我歡喜他，覺得他比鄉下叔父有趣。

辛亥革命的一課

有一天我那表哥又從鄉下來了，見了他使我非常快樂。我問他那些水車，那些碾坊，又問他許多我在鄉下所熟習的東西。可是我不明白，這次他覺不大理我，不大同我親熱。他只成天出去買白帶子，自己買了許多不算，還託我四叔買了許多。家中擱下兩擔白帶子，還說不大夠用。他同我爸爸又商量了很多事情，我雖聽到卻不很懂是什麼意思。其中一件便是把三弟同大哥派阿妍送進苗鄉去，把我大姊二姊送過表哥鄉下那山洞裏去。爸爸即刻就遵照表哥的計畫辦去，母親當時似乎也承認這麼辦較安全方便。在一種迅速處置下，四人當天離開家中同表哥上了路。表哥去時挑了一擔白帶子，我疑心他想開一個鋪子，方用得着這樣多帶子。

當表哥一行人衆動身時，爸爸問表哥「明夜來不來？」那一個就回答說：「不來，怎麼成？事我的事還多得很！」

我知道表哥的許多事中，一定有一件事是為我帶那匹花公雞，那是他早先答應過

我的。因此就插口說：

「你來，可別忘記答應我那個東西」

常我兩個姊姊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同那苗婦人躲進苗鄉時，我爸爸問我：

「你怎麼樣？跟阿妍進苗鄉去，還是跟我在城裏？」

「什麼地方熱鬧些？」我意思只是向熱鬧處走。

「不要這樣問，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在城裏看熱鬧，就留下來莫過苗鄉罷。」

聽說同我爸爸留在城裏，我真歡喜。我記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紅着臉在燈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一時走過倉庫邊看叔父磨刀，一時又走到書房去看我爸爸擦槍。家中人既走了不少，忽然顯得空闊許多我平時似乎膽量很小，到這天也不知道嚇怕了。我不明白行將發生什麼事情，但卻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發生。我滿屋各處走去，又傍近爸爸聽他們說話，他們每個人臉色都不同往常安詳，每人說話皆結結巴巴。幾個人一面檢察槍枝一面又常常互相來一個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們微笑。

我看到他們在H光下做事，又看到他們在燈光下商量，那長身叔父一會兒跑出門

去，一會兒又跑回來悄悄的說一陣，我裝作不注意的神氣，算計到他出門的次數。這一天他一共出門九次，到最後一次出門時，我跟他身後走出到屋廊下，我說：

「四叔，怎麼的，你們是不是預備殺仗？」

「咄，你這小東西，還不去睡，回頭要貓兒喫你。」

於是我便被一個丫頭拖到上邊屋裏去，把頭伏到母親腿上，一會兒就睡着了。

這一夜中城裏城外發生的事我全不淸楚。等到我照常醒來時，只見全家中各個人皆臉兒白白的，在那裏悄悄的說些什麼。大家問我昨夜聽到什麼沒有，我只是搖頭。我家中似乎少了幾個人，數了一下，幾個叔叔全不見了，男的只我爸爸一個人，坐在他那唯一專利的太師椅上，低下頭來一句話不說。我記起了殺仗的事情，我問他：

「爸爸，爸爸，你究竟殺過仗了沒有？」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人馬覆滅，死了幾千人！」

正說着，高個兒叔父從外面回來了，滿頭是汗，結結巴巴的說：衙門從城邊已經擡回了四百二十個人頭，一大串耳朵，七架雲梯，一些刀，一些別的東西。對河還殺得更多，燒了七處房子，現在還不許上城去看。

爸爸聽說有四百個人頭，就向叔父說：

「你快去看看，躰韓在裏邊沒有。趕快去，趕快去。」

躰韓就是我那黑而且胖的表兄，我明白他昨天晚上也在城外殺仗後，心中十分關切。聽說衙門口有那麼多人頭，還有一大串人耳朵，正與我爸爸平時爲我說到的殺長毛故事相合，我又歡樂又嚇怕，興奮得臉白白的，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洗過了臉，我方走出房門，看看天氣陰陰的，像要落雨的神氣，一切皆很黯淡。街口平常照例可以聽到賣糕人的聲音，以及各種別的叫賣聲音，今天卻異常清靜，似乎過年一樣。我想得到一個機會出去看看，我最關心的是那些我從不曾摸過的人頭。一會兒，我的機會便來了，長身四叔跑回來告我爸爸，人頭裏沒有躰韓的頭。且說衙門口人多着，街上鋪子皆奉命開了門，張家老爺也上街看熱鬧了。因此我爸爸便問我：

「小東西，怕不怕人頭，不怕就同我出去。」

「不，我想看看人頭。」

於是我就在道尹衙門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骯髒血污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從城邊取回的幾架雲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這新從山

中砍來的竹子橫橫的貫了許多木棍，）雲梯木棍上也懸挂許多人頭。看到這些東西我實在希奇，我不明白爲甚麼要殺那麼多人，我不明白這些人因什麼事就被把頭割下。我隨後又發現了那一串耳朵，那麼一串東西，一生眞再也不容易見到過的古怪東西！叔父問我：「小東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極好，我說「不怕。」我聽了多少殺仗的故事，總說是「人頭如山血流成河，」看戲時也總據說是「千軍萬馬分個勝敗，」卻除了從戲臺上間或演秦瓊哭頭時可看到一個木人頭放在朱紅盤子裏，此外就不曾看到過一次眞的殺仗砍下什麼人頭，現在卻有那麼一大堆血淋淋的從人頸顆上砍下的東西。我並不怕，可不明白爲甚麼這些人就讓兵士砍他們，有點疑心以爲這一定有了錯誤。

爲什麼他們被砍，砍他們的人又爲什麼？心中許多疑問，回到家中時問爸爸，爸爸只說這是「造反」，也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我當時以爲爸爸那麼偉大的人，天上地下知道不知多少事，居然也不明白這件事，倒眞覺得奇怪。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事永遠在世界上不缺少，可是誰也不能夠給小孩子一個最得體的回答。

這革命原是城中紳士早已知道，用來對付兩個衙門同那些外路商人，攻城以前先就約好了的。但臨時卻因軍隊方面談的條件不妥，誤了大事。

革命算已失敗了，殺戮還只是剛在開始。城防軍把防務佈置周密妥當後，就分頭派兵下鄉去捉人，捉來的人只問問一句兩句話，就牽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殺人照例應當在西門外，現在造反的人既從北門來，因此應殺的人也就放在北門河灘上殺戮。當初每天必殺一百左右，每次殺五十個人時，行刑兵士還只是二十，看熱鬧的也不過三十左右。有時衣也不剝，繩子也不捆縛。就那麼跟着趕去的。常常聽說有被殺的站得稍遠一點，兵士以為是看熱鬧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殺的差不多全從鄉下捉來，胡胡塗塗不知道是些什麼事，因此還有一直到了河灘被人吼着跪下時，方明白行將有什麼新事，方大聲哭喊驚惶亂跑，劊子手隨即趕上前去那麼一陣亂刀砍翻的。

這恐怖的殺戮繼續了約一個月，方漸漸減少下來。或者因爲天氣既很嚴冷，不必擔心到牠的腐爛，埋不及時就不埋，或者又因爲還另外有一種示衆意思，河灘的屍首總常常躺下四五百。

到後人太多了，彷彿凡是西北苗鄉捉來的人皆得殺頭。衙門方面把文書稟告到撫臺時大致說得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規矩還得剿平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來的人一多，被殺的頭腦簡單異常，無法自脫，但殺人那一方面卻似乎有點寒了心。幾個本地有力

的紳士，也就是暗地裏同城外人講通卻不爲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憲臺請求有一個限制，經過一番選擇，該殺的殺，該放的放。每天捉來的人既有一百兩百，差不多全是無辜的農民，既不能全部開釋，也不忍全部殺頭，因此選擇的手續，便委託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大殿前，在神前擲一竹茭，一仰一覆的順茭開釋，雙仰的陽茭，開釋，雙覆的陰茭殺頭。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個人在一分賭博上既佔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應死的誰也不說話，就低下頭走去。

我那時已經可以自由出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每當人已殺過趕不及看那一砍時，便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或者又跟隨了犯人到天王廟看他們擲茭。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茭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着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分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眞使我永遠忘不了。

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

第二年三月本地革命成功了，各處縣上白旗寫個「漢」字，算是對革命軍投了降，革命反正的兵士結隊成排在街上巡遊，鎮守使，道尹，知縣，已表示願意走路，地方一切皆

由紳士出面來維持，我爸爸便卽刻成爲當地要人了。

那時節我哥哥弟弟同兩個姊姊，全從苗鄉接回來了。家中無數軍人來來往往。院子中坐滿了人。在一羣陌生人中，我發現了那個紫黑臉膛的表哥。他並沒有死去，背了一把單刀，朱紅牛皮的刀鞘上描着黃金色雙龍搶寶的花紋。他正在同別人說那一夜走近城邊的情形。我悄悄地告訴他：「我過天王廟看犯人打筊，想知道犯人中有不有你，可見不着。」那表哥說：「他們手短了些，捉不着我。現在應當我來打他們了。」當天全城人過天王廟開會時，我爸爸正在臺上演說，經過那表哥他當眞就爬上臺去打了縣知事一個嘴吧，使得到會人都笑鬧不已，演說也無法繼續。

革命使我家中也起了變化，爸爸與一個姓吳的競選過長沙會議代表失敗，心中十分不平，賭氣出門往北京去了。爸爸這一去，直到十二年後當我從湘邊下行時，在辰州地方又見過他一面，從此以後便再也見不着了。

我爸爸在競選失敗離開家鄉那一年，我最小的一個九妹，剛好出世三個月。

革命後地方不同了一點，綠營制度沒有改變多少，屯田制度也沒有改變多少，地方有軍役的，依然各因等級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營上去領取食糧與碎銀，守兵當

值的，到時照常上衙門聽候差遣，衙門前鐘鼓樓每到晚上仍有三五個吹鼓手奏樂。但防軍組織分配稍微不同了，軍隊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長不同了。縣知事換了本地人，鎮守使也換了本地人。當兵的每個家中大門邊釘了一小牌，載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種類也完全不同。

但革命印象在我記憶中不能忘記的，卻只是關於殺戮那幾千無辜農民的幾幅顏色鮮明的圖畫。

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學成立，民四我進了新式小學。

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

我改進了新式小學後，學校不背誦經書，不隨便打人，同時也不必成天坐上桌邊，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見及，也不加以約束，七天照例又還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學了。可是在那學校照例也就什麼都不會學到。每天上課時照例上上，下課時就遵照大的學生指揮，找尋大小相等的人，到操坪中去打架。一出門就是城牆，我們便想法爬上城去，看城外對河的景緻。上學散學時，便如同往常一樣，常常遶了多遠的路，去看看那些木工手藝人新雕的佛像，貼了多少金。看看那些鑄鋼犂的人，一共出了多少新貨。或者什麼人家孵了小雞，也常常不管遠近必跑去看看。一到星期日，我在家中寫了十六個大字後，就一溜出門，一直到晚方回家中。

半年後家中母親相信了一個親戚的建議，以為應從城內第二初級小學換到城外第一小學，這件事實行後更使我方便快樂。新學校臨近高山，校屋前後各處是樹，同學又多，當然十分有趣。到這學校我仍然什麼也不學得，字也不認多少，可是我倒學會了爬樹。

幾個人一下課就各自檢選一株合抱大梧桐樹，看誰先爬到頂。我從這方面便認識約三十種樹木的名稱。因爲爬樹有時跌下或扭傷了脚，拉破了手，就跟同學去採藥，又認識了十來種草藥。我開始學會了釣魚，總是上半天學釣半天魚。我學會了採筍子，採蕨菜。後山上到春天各處是蘭花，各處是可以充飢解渴的刺莓，在竹篁裏且有無數雀鳥，我便跟他們認識了許多雀鳥且認識許多果樹。去後山約一里左右，又有一個製瓷器的大窰，我們便常常過那里去看人製造一切磁器，看一塊白泥在各樣手續下成爲一個飯碗，或一件別種用具的情形。

學校環境使我們在校外所學的實在比校內課堂上多十倍，但在學校也學會了一件事，便是各人用刀在座位板下鐫雕自己的名字。又因爲學校有做手工的白泥，我們卻用白泥摹塑教員的肖像，且各爲取一怪名。綿羊，耗子，老土地菩薩，還有更古怪的稱呼——在這些事情上我的成績照例比學校功課好一點，但自然不能得到任何獎勵。

照情形看來，我已不必逃學，但學校既不嚴格，四個教員恰恰又有我兩個表哥在內，想要到什麽地方去時，我便請假。看戲請假，釣魚請假，甚至於幾個人到三里外田坪中去看人割禾，也向老師請假。

那時我家中每年還可收取租穀三百石左右，到秋收時，我便同叔父或其他年長親戚，往二十里外的鄉下去，監視佃夫督促臨時雇來的工人割禾。等到田中成熟禾穗已空，新穀裝滿白木淺緣方桶時便把新穀傾倒到大晒穀簟上來，與佃夫相對平分，其一半應歸佃夫所有的，由他們去處置，我們把我家應得那一半，雇人押運回家。在那裏最有趣處是可以辨別各種禾苗，認識各種害蟲，學習捕捉蚱蜢分別蚱蜢。同時學用雞籠去罩捕水田中的肥大鯉魚鯽魚，把魚捉來即用黃泥包好塞到熱灰裏去煨熟分喫。又向佃戶家討小小鬥雞，且認識種類，準備帶回家來抱到街上去尋找別人公雞作戰。又從小農人處學習抽稻草心織小簍小籃，剝桐木皮作捲筒哨子，用小竹子作嗩哪。有時捉得一個刺蝟，有時打死一條大蛇，又有時還可跟叔父讓佃戶帶到山中去，把雉媒拋出去，吹唿哨招引野雉，鳥槍裏裝上一把散碎鐵砂同黑色土藥，獵取這華麗驕傲的禽鳥。

為了打獵，秋末冬初我們還常常去佃戶家。我最歡喜的是獵取野猪同黃麂，看他們下圍，跟着他們亂跑，有一次還被他們綑縛在一株大樹高枝上，看他們把受驚的黃麂從樹下追趕過去。我又看過獵狐，眼看着一對狡猾野獸在一株大樹根下轉，到後這東西便變成了我叔父的馬褂。

學校既然不必按時上課，其餘的時間我們還得想出幾件事情來消磨，到下午三點才能散學。幾個人爬上城去，坐在大銅礮上看城外風光，一面拾些石頭奮力向河中擲去，這是一個辦法。另外就是到操場一角砂地上去豎頂翻觔斗，每個人輪流來作這件事，不溜刷的便仿照技術班辦法在那人腰身上縛一條帶子，兩個人各拉一端，翻觔斗時用力一擡，日子一多，便無人不會翻觔斗了。

因爲學校有幾個鄉下來的同學，身體壯大異常，便有人想出好主意，提議要這些鄉下人裝成馬匹，讓較小的同學跨到馬背上去，同另一匹馬上另一員勇將來作戰，在上面扭成一團，直到跌下地後爲止。這些作馬匹的同學，總照例非常忠厚可靠，在任何情形下皆不卸責。作戰總有受傷的，不拘誰人頭面有時流血了，就抓一把黃土，將傷口敷上，全不在乎似的。我常常設計把這些人馬調度得十分如法，他們服從我的編排，比一匹眞馬還馴服規矩。

放學時天氣若還早一些，幾個人不是上城去坐，就常常沿了城牆走去。有時節出城去看看，有誰的柴船無人照料，看明白了這隻船的的確確無人時，幾人就忽忙跳上了船，很快的向河中心划去。等一會那船主人來時，若在岸上和和氣氣的說：

「兄弟，兄弟，你們把船划回來。我得回家！」

遇到這種和平人時，我們也總得十分和氣把船划回來，各自跳上了岸，讓人家上船回家。若那人性格暴躁點，一見自己小船為一羣胡鬧的小將把牠送到河中打着圈兒轉，心中十分忿怒，大聲的喊駡，說出許多恐嚇無理的野話，那我們便一面回駡着，一面快快的把船向下游流去，儘他叫駡也不管牠，到下游時幾個人上了岸，就讓這船擱在淺灘上不再理會了。有時剛上船坐定，卽刻便被船主人趕來，那就得有一分兒擔當經驗了。船主照例知道我們受不了什麼播蕩，掮上船頭，把身體故意向左右連續傾側不已，因此小船就在水面胡亂顛播，一個無經驗的孩子擔心身體會掉到水中去，必驚駭得大哭不已。但有了經驗的人呢，你估計一下，先看看是不是逃得上岸，若已無可逃避，那就好好的坐在船中，儘那鄉下人的磨鍊，拚一身衣服給水濕透，你不慌不忙，只穩穩的坐在船中，不必作聲告饒，也不必惡聲相駡，過一會兒那鄉下人看看你膽量不小，知道用這方法嚇不了你，他就會讓你明白他的行為不過是一種帶惡意的玩笑，這玩笑到時應當結束了，必把手叉上腰邊，向你微笑，抱歉似的微笑。

「少爺，夠了，請你上岸！」

於是幾個人便上岸了。有時不湊巧，我們也會爲人用小槳竹篙一路追趕着打我們還一路駡我們，只要逃走遠一點點，用什麽話駡來，我們照例也就用什麽話駡回去，追來時我們又很快的跑去。

那河裏有鱖魚，有鯽魚，有小鮎魚，釣魚的人多向上游一點走去。隔河是一片苗人的菜園，不漲水，從跳石上過河，到菜園裏去看花買菜心喫的次數也很多。河灘上各處曬滿了白布同青菜，每天還有許多婦人背了竹籠來洗衣，用木棒杵在流水中搥打，回聲訇訇的從東城牆脚下應出。

天熱時，到下午四點以後，滿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體。有些軍人好事愛玩，還把小孩子，戰馬，看家的狗，同一羣鴨雛，全部都帶到河中來。有些人父子數人同來。大家皆在激流清水中游泳，不會游泳的便把袴子泡溼，紮緊了袴管，向水中急急的一兜，捕捉了滿滿的一袴空氣，再用帶子綑好，便成了極合用的水馬，有了這東西，即或全不會漂浮的人，也能很勇敢的向水深處泅去。到這種人多的地方，照例不會被水淹死的，一出了什麽事，大家皆很勇敢的救人。

我們洗澡可常常到上游一點去，那里人既很少，水又極深，對我們才算合式。這件事

自然得瞞着家中人。家中照例總爲我擔憂，唯恐一不小心就會爲水淹死。每天下午既無法禁止我出去玩，又知道下午我不會到米廠上去同人賭骰子，那位對於管拘我偵察我十分負責的大哥，照例一到飯後我出門不久，他也總得到城外河邊一踋。人多時不能從人叢中發現我，就沿河去注意我的衣服，在每一堆衣服上來一分注意，一見到了我的衣服，一句話不說，就拏起來走去，遠遠的坐到大路上，等候我要穿衣時來同他會面。衣袴既然在他手上，我不能不見他了，到後只好走上岸來，從他手上把衣服取到手，兩人沈沈默默的回家，回去不必說什麽，只準備一頓打。可是經過兩次教訓後，我卽或仍然在河中洗澡，也就不至於再被家中人發現了。我可以搬些石頭把衣壓着，只要一看到他從洞邊大路走來時，必有人告給我，我就快快的泅到河中去，向天仰臥，把全身泡在水中，只浮出一張臉一個鼻孔來，儘岸上那一個搜索也不會得到什麽結果。有些人常常同我在一處，哥哥認得他們，看到了他們時，就喚他們：

「熊澧南，印鑑遠，你見我兄弟嗎？」

那些同學便故意大聲答着：

「我們不知道，你不看看衣服嗎？」

「你們不正是成天在一堆胡鬧嗎?」

「是呀，可是現在誰知道他在那一片天底下?」

「他不在河裏嗎?」

「你不看看衣服嗎?不數數我們的數目嗎?」

這好人便各處望望，果然不見到我的衣袴，相信我那朋友的答覆不是句謊話，於是站在河邊欣賞了一陣河中景緻，又彎下腰拾起兩個放光的貝殼，用他那雙常若含淚發愁的藝術家眼睛賞鑒了一下，或坐下來取出速寫簿，隨意畫兩張河景的素描，口上噓噓打着唿哨，又向原來那條路上走去了。等他走去以後，我們便來模仿我這個可憐的哥哥，互相反復着前後那種答問。「熊澧南，印鑑遠，看見我兄弟嗎?」「不知道，不知道，你自己不看看這裏一共有多少衣服嗎?」「你們成天在一堆!」「是呀!成天在一堆，可是誰知道他現在到那兒去了呢?」於是互相澆起水來，直到另一個逃走方能完事。

有時這好人明知道我在河中，當時雖無法擒捉，回頭卻常常隱藏在城門邊，坐在茁婦人小茅棚裏，很有耐心的等待着，等到我十分高興的從大路上同幾個朋友走近身時，他便風快的同一隻公貓一樣，從那小棚中躍出，一把攫住了我衣領。於是同行的朋友就

大嚷大笑，伴送我到家門口，才自行散去。不過這種事也只有三兩次，我從經驗上既知道這一着棋時，我進城時便常常故意慢一陣，有時且遶了極遠的東門回去。

我人既長大了些，權利自然也多些了，在生活方面我的權利便是即或家中明知我下河洗了澡，只要不是當面被捉，家中可不能用爬搔皮膚方法決定我的應否受罰了。同時我的游泳自然也進步多了，我記到我能在河中來去泅過三次，至於那個名叫熊澧南的，卻大約能泅過五次。

下河的事若在平常日子，多半是晚飯以後才去。如遇星期日，則常常幾人先一天就邀好，過河上游一點棺材潭的地方去，泡一個整天，泅一陣水又摸一會魚，把魚從水中石底捉得，就用枯枝在河灘上燒來當點心。有時那一天正當附近十里二十里苗鄉場集，就空了兩隻手跑到那地方去，玩一個半天。到了場上後，過賣牛處看看他們討論價錢的樣子，又過賣豬處看看那些大豬小豬，又到賭場上去看看那些鄉下人一隻手抖抖的下注，替別人擔一陣心。又到賣山貨處去，用手摸摸那些豹子老虎的皮毛，且聽聽他們談到獵取這野物的種種經驗。又到賣雞處去，欣賞欣賞那些大雞小雞，我們皆知道什麼雞戰鬥時厲害，什麼雞生蛋極多。我們且各自把那些鬥雞毛色記下來，因爲這些雞照例當天全

將爲城中來的兵士和商人買去，五天以後就會在城中門雞場出現。我們間或還可在敞坪中看苗人決鬥，用扁擔或雙刀互相拚命。小河邊到了場期，照例來了無數小船，無數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長眉秀目臉兒極白奶頭高腫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繡花大衣袖掩着口笑，使人看來十分舒服。我們來回走二三十里路，各個人兩隻手旣是空空的，因此在場上什麼也不能喫。間或誰一個人身上有一兩枚銅元，就到賣狗肉攤邊去割一塊狗肉，蘸些鹹水，平均分來喫喫。或者無意中誰一個在人叢中碰着了一位親長，被問道：「喫過點心嗎？」大家正餓着，互相望了會兒，羞羞怯怯的一笑。那人知道情形了，便說：「這成嗎？不喝一杯還算趕場嗎？」到後自然就被拉到狗肉攤邊去，切一斤兩斤肥狗肉，分割成幾大塊，各人來那麽一塊，蘸了鹽水往嘴上送。

機會不好不曾碰到這麽一個慷慨的親戚，我們也依然不會瘪了肚皮回家。沿路有無數人家的桃樹李樹，果實全把樹枝壓得彎彎的，等待我們去爲牠們減除一分擔負！還有多少黃泥田裏，紅蘿蔔大得如小豬頭，沒有我們去喫牠，讚美牠，便始終委屈在那深土裏！除此以外路膛上無處不是莓類同野生櫻桃，大道旁無處不是甜滋滋的枇杷，無處不可得到充飢果腹的東西。口渴時無處不可以隨意低下頭去喝水。卽或任何東西沒得喫，

我們還是十分高興，就爲的是鄉場中那一派空氣。一陣聲音，一分顏色以及在每一處每一項生意人身上發出那一股臭味，就夠使我們覺得滿意！我們用各樣官能嗅了那麽多東西，卽使不再用口來喫喝也很夠了。

到場上去我們還可以看各樣水碾水碓，幷各種形式的水車。我們必得經過好幾個榨油坊，遠遠的就可以聽到油坊中打油人唱歌的聲音。一過油坊時便跑進去，看看那些堆積如山的桐子，經過些什麽手續才能出油。我們只要稍稍遠一點路，還可以從一個造紙工作場過身，在那裏可以看他們利用水力搗碎稻草同竹篠，用細篾簾子勺取紙漿作紙。我們又必需從一些造船的河灘上過身，有萬千機會看到那些造船工匠在太陽下安置一隻小船的龍骨，或把粗麻頭同桐油石灰嵌進縫罅裏補治舊船。

總而言之，這樣玩一次，就只一次，也似乎比讀半年書還有益處。若把一本好書同這種好地方儘我檢選一種，直到如今我還覺得不必看這本用文字寫成的小書，卻應當去讀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

我不明白我爲甚麽就學會了賭骰子，大約還是因爲每早上買菜總可剩下三五個小錢，讓我有機會傍近用骰子賭輸贏的糕類攤上面起始當三五個人蹲到那些戲樓下，

把三粒骰子或四粒骰子或六粒骰子抓到手中，奮力向大土碗擲去，跟着牠的變化喊出種種專門名詞時，我眞忘了自己也忘了一切。那富於變化的六骰子賭，七十二種「快」「臭」一眼間我皆能很得體的喊出牠的得失。誰也不能在我面前佔去便宜，誰也騙不了我。自從精明這一項事情以後，我家裏這一早上若派我出去買菜，我就把買菜的錢去作注，同一羣小無賴在一個有天棚的米廠上玩骰子，贏了錢自然全部買東西喫，若不湊巧全輸掉時，就跑回來悄悄的進門找尋外祖母，從她手中把買菜的錢得到。

但這是件冒險的事，家中知道後可得痛打一頓，因此賭雖然賭，總只下一個銅子的注，贏了拏錢走去，輸了也不再來，把菜少買一些，總可敷衍下去。

由於賭術精明我不大擔心我輸贏。我倒最希望玩個半天結果無輸無贏。我所擔心的只是正玩得十分高興，忽然後領一下子爲一隻強硬有力的手攫定，一個啞啞的聲音在我耳邊響着：

「這一下捉到你了，這一下捉到你了！」

先是一驚。想掙扎可不成。既然捉定了，不必回頭，我就明白我被誰捉到，且不必猜想，我就知道我回家去應受些什麽款待。於是提了菜籃讓這個髣髴生下來給我作對的人

把我揪回去。這樣過街可眞無臉面，因此不是請求他放和平點抓着我一隻手，總是在他不着意的情形下，忽然掙脫先行跑回家去，準備他回來時受罰。

每次在這件事上我受的罰都似乎略略過分了些，總是把一條綉花的白腰帶縛定兩手，繫在空穀倉裏，用鞭子打幾十下，上半天不許喫飯，或是整天不許喫飯。親戚中看到覺得十分可憐，便以爲哥哥不應當這樣虐待弟弟。但這樣不顧臉面的去同一些乞丐賭博，給了家中多少氣嘔，我是不知道的。

我從那方面學會了些下等野話，在親戚中身分似乎也就低了些。只是當十五年後，我能夠用我各方面的經驗寫點故事時，這些粗話野話，卻給了我許多幫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生命。

革命後本地設了女學校，我兩個姊姊皆被送過女學校讀書。我那時也歡喜過女學校去玩，就因爲鄉地方有些新奇的東西。學校外邊一點，有個做小鞭砲的作坊，從起始用一根細鋼條，捲上了紙，送到木機上一搓，吱的一聲就成了空心的小管子，再如何經過些什麼手續，便成了燃放時巴的一聲的小爆仗，被我看得十分熟習。我借故去瞧姊姊時總在那里看他們工作。我還可看他們烘焙火藥，碓舂木炭，篩硫黃，配合火藥的原料，因此明

白製煙火用的藥同製爆仗用的藥，硝磺的分配分量如何不同。

一到女學校時，我必跑到長廊下去，欣賞那些平時不易見到的織布機器。那些機器鋼齒輪互相銜接，一動牠時全部皆轉動起來，且發出一種異樣陌生的聲音，聽來我總十分歡喜。我平時是個怕鬼的人，但爲了欣賞這些機器，黃昏中我還敢在這兒逗留，直到她們大聲呼喊各處找尋時，我才從廊下跑出。

當我轉入高小那年，正是民國六年，我們那地方爲了上年受蔡鍔討袁戰事的刺激，感覺軍隊非改革不能自存，因此本地鎭守署方面，設了一個軍官團，前爲道尹後改屯務處方面，也設了一個將弁學校。另外還有一個教練兵士的學兵營，一個教導隊。小小的城裏多了四個軍事學校，一切皆用較新方式訓練，地方因此氣象一新。由於常常可以見到這類青年學生結隊成排在街上走過，本地的小孩以及一些小商人，皆覺得學軍事較有意思。有人與軍官團一個教官作鄰居的，要他在飯後課餘教教小孩子，先在大街上操，到後卻借了附近的軍官團操場使用，頃刻之間便招集了一百人左右。

有同學在裏面受過訓練來的精神比起別人來特別強悍，我們覺得奇怪。這同學就告我們一切，且問我願不願意去。幷告我到裏面後，每兩月可以考選一次，配喫一分口糧，

作守兵的，就可以補上名額當兵。在我生長那個地方，當兵不是恥辱。本地的光榮原本是從過去無數男子的勇敢博來的。誰都希望當兵，因為這是年輕人一條出路，也正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同學說及進技術班時，我就答應試來問問我的母親，看看母親的意見，這將軍的後人，是不是仍然得從步卒出身。

那時節我哥哥已過熱河找尋父親去了，我因不受拘束，生活已日益放肆，母親正想不出處置我的方法，因此一來，將軍後人就決定去作兵役的候補者了。

預備兵的技術班

家中聽說我一到那邊去，既有機會考一分口糧，且明白裏面規矩極嚴，以爲把我放進去受預備兵的訓練，實在比讓我在外面撒野較好，卽或在學校免不了從天橋掉下的危險，但有人親眼看到掉下來，總比無人照料，到那些空山裏從高崖上摔下爲好，因此當時便答應了。

我把這消息告給學校那個梁班長時，軍衣還不曾縫好，他就帶我去見了一次教官。我第一次見到那個挺着胸脯的人，實在有點害怕，但我卻因爲聽說他的槓桿技術曾經得過全省錦標，能夠在天橋上豎蜻蜓，用手來回走四次，又能在槓桿上打大車輪至四十來次，簡直是個新式徐良，因此雖畏懼他卻也歡喜他。

這教官給我第一次印象不壞，并且此後的印象也十分好，他對於我似乎也很滿意。先看我人那麽小，排隊總在最後一名，在操場中作「跑步」時便把我剔出到「正步走」「向後轉」走時，我的步子較小一點，又想法讓我不喫虧。但經過十天後，我的能力和勇

敢，就得到他完全的承認，做任何事應當大家去作的，我頭上也總派到一分了。

我很感謝那教官，由於他那分嚴厲，逼迫我學會了一種攀槓桿的技術，到後來還用這點技術救過我自己一次生命的危險。我身體到後在軍隊中去混了那麼久，那一次重重的傷寒病四十天的高熱，居然能夠支持下來，未必不靠從技術班訓練好的一個結實體格所幫助。我的性格方面永遠保持到一點堅實軍人的風味，不管作什麼總去作，不大關心成敗，似乎也就是那將近一年的訓練養成的。

我進到了那軍役補習組後，方知道原來在學校作班長的梁鳳生，在技術班也還是我們的班長。我在裏面得他的幫助可不少。一進去時的單人教練他就作了我的教師。當每人到小操場的砂地上學習打觔斗時，用腰帶束了我的腰，兩個人各用手緊緊的抓着那根帶子，好在我正當把兩隻手墊到地面，想把身體翻過去再一下挺起時，他就趕忙用手一拉，使我不要扭壞腰腿。有時我攀上槓桿，用膀子向後反挂，預備來一次背車，在旁小心照料的也總是他。有時我不小心摔到砂地上，跌啞了喉，想說話無論如何怎樣用力再也說不出口，一爲他見及，就趕忙攙起我來，扶着我亂跑，必得跑過好一陣，我口方說得出話。

這人在學校書旣讀得極好，每次考試總得第一，過技術班來成績也非常好。母親是一個寡婦，守着三個兒子，替人縫點衣服過日子。這同學散操以後，便跑囘去把那個裝了無數甘蔗業已分配得上好的籃子，提上街到各處去賣，把甘蔗賣完便賺囘三五十個小錢。可是這人雖然爲了三五十個錢，每個晚上皆得大街小巷的走去，倘在任何地方一遇到同學好友時，總一句話不說，走到你身邊來，把二節值十文一段的甘蔗，忽然一下塞到你的手裏，風快的就跑掉了。我遇到他這樣兩次，心中眞感動得厲害。我幷不想那甘蔗喫，卻因爲他那種慷慨大方處，白日見他時簡直使我十分害羞。

這朋友雖待得我很好，可是在學校方面我最好的一個同學卻是個姓陳的。在技術班方面，好朋友也姓陳，名繼瑛。這個陳繼瑛家只隔我家五戶，他每天同我一把晚飯喫過後，就各人穿了灰布軍服，在街上氣昂昂的並排走出城去。每出城到門洞邊時，賣牛肉的屠戶，正在收拾他的業務，總故意逗我們，喊叫我們作「排長」。一個守城的老兵也總故意做一個鬼臉，說兩句無害於事的玩笑話。兩人心中以爲這是小事，我們上學的原因，爲的是將來做大事，這些小處當然用不着關心。

當時我們所想的實在與這類事不同，他只打量作團長，我就只想進陸軍大學。卽或

我爸爸希望作一將軍終生也作不到，但他把祖父那一分光榮，用許多甜甜的故事輸入到這荒唐頑皮的小腦子裏後，卻引起了很大的影響。書本既不是我所關心的東西，國家又革了命，我知道中狀元已無可希望，卻儼然有一個將軍的志氣。家中別的什麽教育都不給我，所給的也恰恰是我此後無多大用處的。可是爸爸給我的教育，卻對於我此後生活的轉變，以及在那個不利於我讀書的生活中支持，具有很大的益處。體魄不甚健實的我，全得爸爸給我那分驕傲，使我在任何困難情形中總不氣餒，任何得意生活中總不自驕，比給我任何數目的財產，也似乎更可貴重。

當營上的守兵有了幾名缺額，我們那一組應當分配一名時，我照例去考過一次，考試的結果當然失敗。但我總算把各種技術演習了那麽一下。也在小操場槓桿上做挂腿上，翻上再來了十個背車。又躐了一次木馬，走了一度天橋，且從平臺上拏了一個大頂，再丟手側身倒擲而下。又在大操場指揮一個小隊，作正步，跑步，跪下，臥下，種種口令，完事時還跑到閱兵官面前用急促的聲音完成一種報告。操演時因爲有鎮守使同許多軍官在場，臨事雖不免有點慌張，但一切舉動做得還不壞，不跌倒，不喫砂，不錯誤手續。且想想，我那時還是一個十三歲半的孩子！這次結果守兵名額雖然被一位美術學校的學生田大

哥得去了，大家卻不難過，（這人在我們班裏作了許久大隊長，各樣皆十分來得。這人若當時機會許可他到任何大學去讀書，一定也可做個最出色的大學生。若機會許可他上外國去學藝術，在繪畫方面的成就，會成一顆放光的星子。可是到後來機會委屈了他，環境限止了他，自己那點自足驕傲脾氣也妨礙了他，十年後跑了半個中國，還是在一個少校閒曹的位置上打發日月。）當時各人雖沒有得到當兵的榮耀，全體卻十分快樂。我記得那天回轉家裏時，家中人問及一切，覺對我親切的笑了許久。且因爲我得到過軍部的獎語，彷彿便以爲我未來必有一天可做將軍，爲了歡迎這未來將軍起見，第二天殺了一隻雞，雞肝雞頭全爲我獨佔。

第二回又考試過一次，那守兵的缺額卻爲一個姓舒的小孩子佔去了，這人年齡和我不相上下，各種技術皆不如我，可是卻有一分獨特的膽量，能很勇敢的在一個兩丈餘高的天橋上，翻倒觔斗擲下，落地時身子還能站立，因此大家仍無話說。這小孩子到後兩年卻害熱病死了。

第三次的兵役給了一個名「田棒槌」的，能跳高，撐篙跳會考時第一，這人後來當兵出防到外縣去，也因事死掉了。

我在那裏考過三次，得失之間倒不怎麽使家中失望。家中人眼看着我每天能夠把軍服穿得齊齊整整的過軍官團上操，且明白了許多軍人禮節，似乎上了正路，待我也好了許多。可是技術班全部組織，差不多皆爲那教官一人所主持，全部精神也差不多全得那教官一人所提起，就由於那點稀有精神，使那位鎮守使看中了意，當他衞隊團的營副出了缺時，我們那教官便被調去了。教官一去，學校也自然無形解散了。

這次訓練算來大約是八個月左右，因爲起始在喫月餅的八月，退伍是開桃花的三月。我記得那天散操囘家，我還在一個菜園裏摘了一大把桃花。

那年我死了一個第二的姊姊，她比我大兩歲，美麗，驕傲，聰明，大膽，在一行九個兄弟姊妹中，這姊姊比任何一個都強過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分要好使強的性格上。

一個老戰兵

當時在補充兵的意義下，每日受軍事訓練的，本城計分三組，我所屬的一組爲城外軍官團陳姓教官辦的，那時說來似乎高貴一些。另一組在城裏鎮守使衙門，歸鎮守使署衛隊杜連長主持，名分上便較差些。這兩處皆用新式入伍訓練。還有一處歸我本街一個老戰兵滕四叔所主持，用的是舊式教練。新式教練看來雖十分合用，鋼鐵的紀律把每個人皆造就得自重強毅，但實在說來眞無趣味。且想想，一羣小孩子，最大的不過十七歲，較小的還只十二歲，一下操場總是兩點鐘，一個跑步總是三十分鐘，姿式稍有不合就是當胸一拳，服裝稍有疏忽就是一巴掌，盤槓桿，從平臺上拿頂，向木馬上撲過，一下子摜到地上時，哼也不許哼一聲兒，過天橋時還得雙眼向前平視，來回作正步通過，野外演習時，不管是水是泥，喊臥下就得臥下，這規矩眞不大同本地小孩性格相宜。可是舊式的那一組，他們卻太瀟灑了。他們學的是翻觔斗，打籐牌，舞長矟，耍齊眉棍。我們穿一色到底的灰衣，他們卻穿各色各樣花衣。他們有描花皮類的方盾牌，籐類編成的圓盾牌，有弓箭，有標槍，

有各種華麗悅目的武器。他們或單獨學習，或成對廝打，各人可各照自己意見去選擇。他們常常是一人手持盾牌單刀，一人使關刀或戈矛，照規矩練「大刀取耳」「單戈破牌」或其他有趣廝殺題目。兩人一面廝打一面大聲喊「砍」「殺」「摔」「坐」，應當歸誰翻一個觔斗時，另一個就用敏捷的姿勢退後一步，讓出個小小地位，應當歸誰敗下時，戰敗的跌倒時也有一定的章法，做得又雅緻又活潑。作教師的在身旁指點，稍有了些錯誤，自己就佔據到那個地位上去示範，爲他們糾正錯誤。

這教師就是個奇人趣人，不拘向任何一方翻觔斗時，毫不用力，只需把頭一偏，即刻就可以將身體在空中打一個轉折。他又會爬樹，極高的桅子，頃刻之間就可上去。他又會拿頂，在城牆雉堞上，在城樓上，在高桅半空棋料上，無地無處不可以身體倒豎，把手當成雙脚，來支持很久的時間。他又會泅水，任何深處皆可以一氽子到底，任何深處皆可泅去。他又會摸魚，釣魚，叉魚，有魚的地方他就可以得魚。他又明醫術，誰跌碰傷了手脚時，隨手採撥樣路邊草藥，搗碎敷上，就可包好。他又善於養雞養鴨，大門前常有許多高貴種類的鬥雞。他又會種花，會接果樹，會用泥土揑塑人像。

這舊式的一組能夠存在，且居然能夠集收許多子弟，實在說來，就全爲的是這個教

練的奇材異能。他雖同那麼一大堆小孩子成天在一處過日子，卻從不拿誰一個錢也從不要公家津貼一個錢，他只屬於中營的一個老戰兵，他作這件事也只因爲他歡喜同小孩子在一處。全城人皆喊他爲「滕師傅」他卻的的確確不委屈這一個稱呼。他樣樣來得懂得，并且無一事不精明在行，你要騙他可不成，你要打他你打不過他。他最難得處就是他比誰都和氣，比誰都公道。但由於他是一個不識字的老戰兵，見「額外」「守備」這一類小官時，也得謙謙和和的喊一聲「總爺，」同時他不單教小孩子打拳，有時還鼓勵小孩子打架，他不只教他們擺陣，甚至於還教他們洗澡賭博，因此家中有規矩的小孩，卻不大到他這裏來，到他身邊來的，多數是些寒微人家子弟。

他家裏藏了漆朱紅花紋的牛皮盾牌，帶紅纓的標槍，鍍銀的方天畫戟，白檀木的齊眉棍。他家中有無數的武器，同時也有無數的玩具；有鑼，有鼓，有笛子胡琴，漁鼓簡板，骨牌紙牌，無不齊全。大白天，家中照例常常有人唱戲打牌，如同一個聚樂部。到了應當練習武藝時，弟子兒郎們便各自抗了武器到操坪去。天氣炎熱不練武，喫過飯後就帶領一羣小孩，并一籠雛鴨，拏了光緻緻的小魚叉，一同出城下河去教練小孩子泅水，且用極優美姿勢鑽進深水中去摸魚。

在我們新式操練兩組裏，誰犯了事，不問年齡大小，不是當胸一拳，就是罰半點鐘立正，或一個人獨自邊操場跑步一點鐘。可是在他們這方面，就不作興這類苛刻處罰。一提到處罰，他們就嘲笑這是種「洋辦法」，事情由他們看來十分好笑。至於他們的錯誤，改正錯誤的，卻總是那師傅來一個示範的典雅動作，相伴一個微笑。犯了事應該處罰，也總不外是罰他泅過河一次，或類似有趣味的待遇，在處罰中即包含另一種行爲的獎勵。我們敬畏老師，一見教官時就嚴肅了許多，也拘束了許多。他們則愛他的師傅，一近身時就瀟灑快樂了許多。我們那兩組學到後來得學打靶，白刃戰的練習，終點是學科中的艱深道理，射擊學，築城學，以及種種不順耳與普通生活無關係的名詞。他們學到後來卻是馳馬射箭，再多學些便學擺陣，人穿了五彩衣服，抗了武器和旗幟，各自隨方位調動，隨金鼓聲進退。我們永遠是枯燥的，把人弄呆板起來，對生命不流動的，他們卻自始至終使人活潑而有趣味，學習本身同遊戲就無法分開。

本地武備補充訓練既分三處，常時從學的，最合於事實的希望，大都只盼得一個守兵的名額。我們新式操練成績雖不壞，可是有守兵出缺實行考試時，還依然讓那老戰兵所教練的舊式一組得去名額最多。即到十六年後的現在，從三處出身的軍官，精明，能幹，

勇敢，負責，也仍然是一個從他那兒受過基礎教育的張姓團長，最在行出色；

當時我同那老戰兵既同住一條街上，家中間或有了什麼小事，還得常常請他幫點忙。譬如要點藥，或做點別的事，總少不了他。可是家中卻不許我跟這戰兵在一處，還是要我抗了一枝長長的青竹子，出城過軍官團去學習撐篙跳，讓班長用拳頭打胸脯，大約就爲的是擔心我跟這樣俗氣的人把習慣弄壞。但家中卻料不到十來年後，在軍隊中好幾次危險，我用來自救救人的知識，便差不多全是從那老戰兵學來的！

我那地方，學識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我一個姨父，帶兵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本地一個統領官，做人最美技能最多，使我覺得他富於人性十分可愛的，是這個老戰兵。

家中對於我的放蕩既缺少任何有效方法來糾正，家中正爲外出的爸爸賣去了大部分不動產，還了幾筆較大的債務，景況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加之二姊死去，因此母親看開了些，以爲與其讓我在家中墮入下流，不如打發我到世界上去學習生存。在各樣機會上去做人，在各種生活上去得到知識與教訓。當我母親那麼打算了一下，決定了要讓我走出家庭到廣大社會中去競爭生存時，就去向一個楊姓軍官談及，便得到了那方面的許可，應允儘我用補充兵的名義，同過辰州駐防。我自己還正好泡在河水裏，試驗我從那

老戰兵學來的沈入水底以後的耐久力，與仰臥水面的上浮力。這天正是七月十五中元節，我記得分明，到河邊還爲的是拿了些紙錢同水酒白肉奠祭河鬼，照習俗這一天誰也不敢落水，河中淸靜異常。紙錢燒過後，卻把酒倒到水中去，把肉喫盡，脫了衣褲，獨自一人在淸淸的河水中拍浮了約兩點鐘左右。

七月十六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離開了本縣學校，開始混進一個更廣泛的學校了。

辰州（即沅陵）

離開了家中的親人，向什麼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麼，將來便有些什麼希望，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還只是十四歲稍多點一個孩子，這分年齡似乎還不許可我注意到與家中人分離的痛苦，我又那麼歡喜看一切新奇東西，聽一切新奇聲響，且那麼渴慕自由，所以初初離開本鄉時，深覺得無量快樂。

可是一上路卻有點憂愁了。同時上路的約三百人，我沒有一個熟人。我身體既那麼小，背上的包袱卻似乎比本身還大。到處是陌生面孔，我不知道日裏同誰喫飯，且不知道晚上同誰睡覺。聽說當天得走六十里路，才可到有大河通船舶的地方，再坐船向下行。這麼一段長路照我過去經驗說來，還不知道是不是走得到。家中人擔心我會受寒，在包袱中放了過多的衣服，想不到我還沒享受這些衣服的好處以前，先就被這些衣服累壞了。

尤其使我嚇怕的，便是那些坐在轎子裏的幾個女孩子，和騎在白馬上幾個長官，這些人我全認得他們，他們已彷彿不再認識我。由於身分的自覺，當無意中他們轎馬同我

走近時，我實在又害怕又羞怯。爲了逃避這些人的注意，我就同幾個差弁模樣的年輕人，跟在一夥脚夫後面走去。後來一個脚夫看我背上包袱太大了一點，人可太小了一點，便許可我把包袱搭到他較輕的一頭去。我同時又與一個中年差遣談了話，原來這人是我叔叔一個同學。既有了熟人，又雙手脫離的走空路，毫不疲倦的，黃昏以前我們便到了一個名叫「高村」的大江邊了。

一排篷船泊定在水邊，大約有二十餘隻，其中一隻較大的還懸了一面紅綢帥字旗。各個船頭上全是兵士，各人皆在尋覓着指定的一船。那差遣已同我離開了，我便一個人背了那個大包袱，怯怯的站到岸上，隨後向一隻船旁衝去，輕輕的問：「有地方嗎？大爺。」那些人總說：「滿了，你自己看，全滿了！你是第幾隊的？」我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應分在第幾隊，也不知道去問誰。有些沒有兵士的船看來彷彿較空的，他們要我過去問問，又總因爲船頭上站得有穿長衣的師爺參謀，他們的神氣我實害怕，不敢冒險過去問問。

天氣看看漸漸的夜了下來，有些人已經在船頭燒火煮飯，有些人已蹲着喫飯，我卻坐在岸邊大石上，發呆發愁，想不出什麼辦法。那時闊闊的江面，已布滿了薄霧，有野鷺鴻鷥之類接翅在水面向對河飛去，天邊剩餘一抹深紫，見到這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來了

一分無言的哀戚，自己便微笑着，揉着爲長途折磨壞了的兩隻脚。

一會兒又看見那個差遣，差遣也看到我了。

「啊，你這個人，怎麼不上船呀？」

「船上全滿了，沒有地方可上去的。」

「船上全滿了，你說！你那麼拳頭大的小孩子，放大方點，什麼地方不可以鑽進去。來，來，我的老弟，這里有的是空地方！」

我見了熟人高興極了。聽他一說我就跟了他到那隻船上去，原來這還是一隻空船，不過這船艙裏艙板也沒有，上面鋪的只是一些稀稀的竹格子，船搖動時就聽到艙底積水湯湯的流，到夜裏怎麼睡覺？正想同那差遣說我們再去找找看，是不是別的地方當眞還可照他用的那個粗俚字言鑽進去，一羣留在後邊一點本軍擔荷篷帳的伕子趕來了，我們擔心一走開，回頭再找尋這樣一個船艙也不容易，因此就同這些伕子擠得緊緊的住下來。到喫飯時有人各船上來喊叫，因爲取飯的原因，我卻碰到了一個軍械處的熟人，我於是換了一個船，到軍械船上住下，一會兒便異常舒服的睡熟了。

船上所見無一事不使我覺得新奇，二十四隻大船有時銜尾下灘，有時疏散散浮到

那平潭裏，兩岸時時刻刻在一種變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廣大的竹林，黑色的懸巖，一一收入眼底。預備喫飯時，長潭中各把船隻任意溜去，那分從容那分愉快處，實在感動了我。搖櫓時滿江浮蕩着歌聲。我就看這些，聽這些，把家中人暫時完全忘掉了。四天以後，我們的船編成一長排，停泊在辰州城下的河岸邊。

又過了兩天，我們已駐紮在總爺巷一個舊衙門裏，一分新的日子便開始了。

牆壁各處是膏藥，地下各處是瓦片同亂草，草中留下成堆黑色的糞便，這就是我第一次進衙門的印象。於是輪到了我們來着手掃除了，作這件事的共計二十人，我便是其中一個。大家各在一種異常快樂情形下，手脚并用搬盤工作了一個日子，居然全部弄清爽了。庶務處又送來了草薦同木板，因此在地面墊上了磚頭，把木板平鋪上去，攤開了新作的草薦，一百個人便一同躺到這草薦上，把第一個夜晚打發走了。

到地後，各人應當有各人的事作，補充兵的只需要大清早起來操跑步，操完跑步就單人教練，把手肘向後抱着，獨自在一塊地面上，把兩隻脚依口令起落，學慢步走。下午無事可作，便躺在草薦上唱「大將南征」的軍歌。每個人皆結實單純，年紀大的約二十二歲，年紀小的只十三歲，睡硬板子的牀，喫粗糲陳久的米飯，卻在一種沈默中活着下來。我

從本城技術班學來那分軍事知識，很有好處，使我為日不多就做了班長。

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為甚麼當時有些兵士不能隨便外出，有些人又可自由出入。照我想來則大約係城裏人可以外出，鄉下人可以外出卻不敢外出。

我記得我的出門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每早上操過跑步時，總得聽苗人吳姓連長演說：「我們軍人，原是衛國保民。初到這來客軍極多，一切要顧臉面。外出時節制服應當整齊，扣子扣齊，腰帶弄緊，裹腿綁好。胡來亂為的，要打屁股。」說到這里時，於是復大聲說：「聽到了麼？」大家便說：「聽到了。」既然答應全已聽到，就散開了。當時因犯事被按在石地上打板子的，就只有營中火夫，兵士卻因為從小地方開來十分怕事，誰也不敢犯罪，不作興挨打。

我很滿意那個街上，一上街觸目皆十分新奇。我最歡喜的是河街，那里使人驚心動魄的是有無數小鋪子，賣船纜，硬木琢成的活車，小魚簍，小刀，火鐮，煙咀。滿地皆是有趣味的物件。我每次總去蹲到那里看一個半天，同個紳士守在古董旁邊一樣戀戀不捨。

城門洞裏有一個賣湯圓的，常常有兵士坐在那賣湯圓人的長櫈上，把熱熱的湯圓向嘴上送去，間或有一個本營裏官佐過身，得照規矩行禮時，便一面趕忙放下那個士花

碗，把手舉起，站起身來含含胡胡的喊「敬禮」那軍官見到這種情形，有時也總忍不住微笑。這件事碰頭最多的還是我，我每天總得在那裏喫一回湯圓或坐下來看過往行路人！

我又常常同那團長看馬的張姓馬夫，牽馬到朝陽門外大坪裏去放馬，把長長的韁繩另一端那個檀木釘，釘固在草坪上，儘馬各處走去，我們就躺到草地上曬太陽，說說各人所見過的大蛇大魚。又或走近教會中學的城邊去，爬上城牆，看看那些中學生打球。又或過有樹林處去，各自選定一株光皮梧桐，用草揉軟作成一個圈套，挂在脚上，各人爬到高處椏枝上坐坐，故意把樹搖蕩一陣。

營裏有三個小號兵同我十分熟習，每天他們必到城牆上去吹號，過城外河壩去吹號，我便跟他們去玩。有時我們還爬到各處牆頭上去吹號，我不吹號卻能打鼓。

我們的工課固定不變的，就只是每天早上的跑步。跑步的用處是在追人還是在逃亡，誰也不很分明。照例起牀號吹過不久就吹點名號，一點完名跟着下操坪，到操場裏就只是跑步。跑完事後，大家一窩蜂子向廚房跑去，那時節豆芽菜一定已在大鍋中沸了許久，大甑籠裏的糙米飯也快好了。

我們每天喫的總是豆芽菜湯同糙米飯，每到禮拜天那天，每人就喫一次肉，各人名下有一塊肥猪肉分量四兩，是從豆芽湯中煮熟後再撈出的。

到後我們把槍領來了。

除了跑步無事可作，大家就只好在太陽下擦槍，用一根細繩子縛上一些布條，從槍膛穿過，繩子兩端各縛定在廊柱上，於是把槍一往一來的拖動。那時候的槍名有下列數種，單響，九子，五子；單響分廣式，猪槽兩種，五響分小口緊，雙筒，單筒，拉筒，蓋板五種。也有說「日本春田」「德國蓋板」的，但不通俗，兵士只知道這種名，稱填寫槍械表時也照這樣寫上。

我們既編入支隊司令的衛隊，除了司令官有時出門拜客，選派二十三十護衛外，無其他服務機會。某一次保護這生有聯鬢胡子的司令官過某處祝壽，我得過五毛錢的獎賞，算是我最先一次得到國家的錢。

那時節辰州地方組織了一個湘西政府。駐紮了三個部隊，軍人首腦其一為軍政長鳳凰人田應詔，其一為民政長芷江人張學濟，另外一個卻是黔軍旅長後來回黔作了省長的盧燾，與之對抗的是駐兵常德身充旅長的馮玉祥。這一邊軍隊既不向下取攻勢，那

一邊也不敢向上取攻勢，各人就只保持原有地盤，等待其他機會。

單是湘西一隅，除客軍一混成旅外，集中約十萬人。我們部隊是游擊第一支隊，屬於靖國聯軍第二軍，歸張學濟管轄。全辰州地方約五千家戶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兩萬。當時軍隊雖十分龐雜，各軍聯合組織得有憲兵稽察處，故還不至於互相戰爭。不過當時發行鈔票過多，每天兌現時必有小孩同婦人被殘踏死去。每天給領軍米，各地方部隊爲爭奪先後，互相毆打傷人，在那時也極平常。

一次軍事會議的結果，上游各縣重新作了一度分配，劃定若干防區，軍隊除必需一部分沿河駐紮防衛下游侵襲外，其餘照指定各縣城防駐清鄉。由於特殊原因，第一支隊派定了開過那總司令官的家鄉芷江去剿匪。

清鄉所見

據傳說快要清鄉去了，大家莫不喜形於色。開差時每人發了一塊現洋錢，我便把錢換成銅元，買了三雙草鞋，一條面巾，一把名爲「黃鱔尾」的小尖刀，刀靶還縛了一片綢子，刀鞘還是朱紅漆就的。我最快樂的就是有了這樣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麽了。我於是仿照那苗人連長的辦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揚揚的到城門邊喫了一碗湯圓，說了一陣閒話，過兩天便離開辰州了。

我們隊伍共約兩團，先是坐小船上行，大約走了七天，到我第一次出門無法上船的地方，再從旱路又走三天，便到了沅州所屬的東鄉榆樹灣。這一次我們既然是奉命來到這裏清鄉，因此沿路每每到達一個寨堡時，就享受那堡中有錢地主用燕鵝肥臘肉的款待，但在山中小路上，卻受了當地人無數冷槍的襲擊。有一次當我們從兩個長滿小竹的山谷狹徑中通過時，拍的一聲槍響，我們便倒下了一個。聽到了槍聲，見到了死人，再去搜索那些竹林時，卻毫無什麽結果。於是把槍械從死去的身上卸下，砍了兩根大竹子縛好，

把他擡着，一行人又上路了。二天路程中我們部隊又死去了兩個，但到後我們卻殺了那地方人將近兩千。

到地後我們便與清鄉司令部一同駐紮在天后宮樓上，一到第二天，各處團總來見司令供辦給養時，同時就用繩子縛來四十三個老實鄉下人，當夜過了一次堂，每人照呈案的罪名詢問了幾句，各人按罪名輕重先來一頓板子，一頓夾棍，有二十七個在刑罰中畫了供，用墨塗在手掌上取了手模，第二天我們就簇擁了這二十七個鄉下人到市外田坪裏把頭砍了。

一次殺了將近三十個人，第二次又殺了五個。從此一來就成天捉人，把人從各處捉來時，認罪時便寫上了甘結，承認繳納清鄉子彈若干排，或某種大槍一枝，再行取保釋放。無力繳納捐款，或仇家鄉紳方面業已花了些錢運動必需殺頭的，就隨隨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當時日，牽出市外砍掉。認罪了的雖名爲繳出槍械子彈，其實則無槍無彈，照例作價折錢，槍每枝折合一百八十元，子彈每排一元五角，多數是把現錢派人挑來。錢一送到軍需同副官點驗數目不錯後，當時就可取保放人。

關於殺人的紀錄日有所增，我們卻不必出去捉人，照例一切人犯大多數由各鄉區

團總地主送來。我們有時也派人把團總捉來，罰他一筆錢又再放他回家。地方人民既非常蠻悍，民三左右時一個黃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殺了約兩千人，民六黔軍司令王曉珊，在那里又殺了三千左右，現時輪到我們的軍隊作這種事，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那地方上行去沅州縣城約九十里，下行去黔陽縣城約六十里。一條河水上溯可至黔省的玉屏，下行經過湘西重要商埠的洪江，可到辰州。

那地方照例五天一集，到了這一天便有豬牛肉和其他東西可買。我們用錢雇來的本地偵探，且常常到市集熱鬧人叢中去，指定了誰是土匪處派來的奸細，於是捉回營裏去一加搜查，搜出了一些暗號，認定他在從土匪方面派來的探事奸細時，即刻就牽出營門，到那些鄉下人往來最多的橋頭上，把奸細頭砍下來，在地面流一灘腥血。人殺過後，大家欣賞一會兒，或用脚踢那死屍兩下，踹踹他的肚子，彷彿做完了一件正經工作，有別的事情的，便散開做事去了。

住在這地方共計四個月，有兩件事在我記憶中不能忘去，其一是當場集時，常常可以看到兩個鄉下人因仇決鬥，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為止，我看過這種決鬥兩次，他們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決鬥還公平。另外一件是個商會會

長年紀極輕的女兒，得病死去埋葬後，當夜便被本街一個賣豆腐的年輕男子，從墳墓裏挖出背到山峒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墳墓去。到後來這事爲人發覺時，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過我們衙門來，隨卽就地正法了。臨刑稍前一時，他頭腦還淸淸楚楚，毫不胡塗，也不嚷喫嚷喝，也不亂罵，只沈默的注意到自己一隻受傷的脚踝。我問他，「脚被誰打傷的？」他把頭搖搖；彷彿記起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會，輕輕的說，「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點兒滾到棺材裏去了。」我又問他，「爲甚麼你做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當我是個小孩子，不會明白什麼是愛的神氣，不理會我，但過了一會，又自言自語的輕輕的說：「美得很，美得很。」另一個兵士就說：「瘋子，要殺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說：「這有什麼可怕的。你怕死嗎？」那兵士被反問後有點害羞了，就大聲恐嚇他說：「癲狗肏的，你不怕死嗎？等一會兒就要殺你這癲子的頭！」那男子於是又柔弱的笑笑，便不作聲了。那微笑好像在說：「不知道誰是癲子。」我記得這個微笑，十餘年來在我印象中還異常明朗。

懷化鎮

四個月後我們移防到另一個地名懷化的小鄉鎮住下。這地方給我的印象，影響我的感情極其深切。這地方一切，在我從文子集裏一篇題作「我的教育」的記載裏，說得還算詳細。我到了這個地方，因爲勉強可以寫幾個字，那時塡造槍械表正需要一些寫字的人，有機會把生活改變了一個方式，因此在那領餉淸册上，我便成爲上士司書了。

我在那地方約一年零四個月，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一些人在什麼情形下被拷打，在什麼狀態下被把頭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簡直無從說起。這一分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從那裏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不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過的氣味；使我對於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的生活裏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憂鬱強悍不像一個「人」的感情了。

我所到的地方原來不過只是六百戶左右一個小鎮，地方唯一較大的建築是一所楊姓祠堂，於是我們一來便駐紮到這個祠堂中。

這里有一個官藥鋪，門前安置一口破鍋子，有半鍋黑色膏藥，鍋旁貼着乾枯了的蛇，壁虎，蜈蚣等等，表示貨眞價實。常常有那麼一個穿上青洋板綾馬褂二馬居藍青布衫子，紅珊瑚球小帽子，站在大門前邊，一見到我們過路時，必機械似的把兩手攤開，腰背微微彎下，和氣親人的向我們說：

「副爺，副爺，請裏邊坐，膏藥奉送，膏藥奉送。」

因爲照例作兵士的總有許多理由得在身體不拘某一部分貼上一張膏藥，並且各樣病症似乎也都可由膏藥治好，所以藥鋪表示歡迎駐軍起見，管事的常常那麼歡迎我們，並且膏藥鍋邊總還插上一個小小紙招，寫着「歡迎淸鄉部隊，新攤五毒八寶膏藥，奉送不取分文。」旣然有了這種優待，兵士火夫到那裏去貼膏藥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我方明白爲甚麼戲樓牆壁上膏藥特別多的理由，原來有不要錢買的膏藥，無怪乎大家競貼膏藥了。

那個豆腐作坊門前常是一汪黑水，黑水裏又湧起些白色泡沫，常常有五六隻骯髒

大鴨子，把個嫩紅的嘴吧插到泡沫裏去，且喋呷出一種聲音來。

那個南貨鋪有冰糖紅糖，有海帶蜇皮，有陳舊的芙蓉酥同核桃酥，有大麻餅與小麻餅。鋪子裏放了無數放烏金光澤的大陶甕，上面貼着剪金的福字壽字。有成束的乾粉條，又有成束的鹹麵，皆用皮紙包好，懸挂在半空中，露出一頭讓人見到。

那個煙館門前常常坐了一個年紀四十來歲的婦人，扁扁的臉上擦了很厚一層粉，眉毛扯得細細的，故意把士倍子染綠的家機布袴子，提得高高的，露出水紅色洋襪子來。見兵士同火夫過身時，就把臉掉向裏面，看也不看，表示貞靜，若過身的穿着長衣或是軍官，她便很巧妙的做一個眼風，把嘴角略動，且故意嬌聲嬌氣喊叫屋中男子，爲她做點事情。我同兵士走過身時，只看到她的背影，同營副走過時，就看到她的正面了。這點人性的姿態，我當時就很能欣賞牠，注意到這些時，始終沒有醜惡的感覺，只覺得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來太熟習這些「人」的事情了。

我們部隊到那地方除了殺人似乎無事可作。我們兵士除了看殺人，似乎也是沒有什麽可作的。

由於過分寂寞，殺人雖不是一種雅觀的游戲，本部隊官佐中趕到行刑地去鑑賞這

種事情的實在很不乏人。有幾個副官同一個上校參謀，我每次到場時，他們也就總站在那橋欄上看熱鬧。

到殺人時，那個學問超人的軍法長，常常也媽媽虎虎的宣佈了一下罪狀，在預先寫好的斬條上，勒一筆硃紅，一見人犯被兵士簇擁着出了大門，便忽忽忙忙提了長衫衣角，拏起光亮白銅水煙袋，從後門菜園跑去，趕先走捷徑到離橋頭不遠一個較高點的土墩上，看人犯到橋頭大路上跪下時砍那麼一刀。

若這一天正殺了人，那被殺的在死前死後又有一種出衆處，或招供時十分快爽，或臨刑時顏色不變，或癡癡呆呆不知事故，或死後還不倒地，於是副官處，衛隊營，軍需處，參謀，軍法秘書處，總有許久時間談到這個被殺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輾轉說到關於其他時節種種殺戮故事。殺人那天如正値場期，場中有人賣豬肉牛肉，劊子手照例便提了那把血淋淋的大刀，後面跟着兩個火夫，擡一隻竹籮，每到一個屠桌前可割三兩斤肉，到後把這一籮筐豬肉牛肉各處平分，大家便把肉放到火爐上去燉好，燒酒無限制的喝着，等到各人皆有點酒意時，就常常偏偏倒倒的站起來，那麼隨隨便便的揚起筷子，向另一個正蹲着喫喝的同事後頸上一砍，於是許多人就扭成一團，大笑大鬧一陣。醉得厲害一些

的，倒到地下誰也不管，只苦了那些小副兵，必得同一隻狗一樣守着牠的主人，到主人醒來時方能睡去。

地方逢一六趕場，到時副官處就派人去擺賭抽頭，得錢時，上至參謀，下至傳達，人人有分。

大家有時也談談學問。幾個高級將校，各樣學識皆像個有知識的軍人，有些做過一兩任知事，有些還能做做詩，有些又到日本留過學。但大家都似乎因爲所在地方不是說學問的地方，加之那姓楊的司令官又不識字，所以每天大家就只好陪司令官打打牌，或說點故事，燒燒雅片煙，喝一杯燒酒。他們想狗肉喫時，就稱讚我上一次作的狗肉如何可口，且總以爲再來那麽一次試試倒不壞。我便自告奮勇，拏了錢卽刻上街。幾個上級官佐自然都是有錢的，每一次罰款，他們皆照例有一分，擺賭又有一分，他們的錢得來就全無用處。不說別人，單是我一點點錢，也就常常不知道怎麽去花！因此有時只要聽到他們讚美了我烹調的手腕後，我還常常不告給他們，就自己跑出去把狗肉買得，一個人拏過修械處打鐵爐上去，把那一腿狗肉皮膚燒燒，再同一個小副兵到溪邊水裏去刮盡皮上的焦處，砍成小塊，用鉢頭裝好，上街去購買各樣作料，又回到修械處把有鐵絲貫耳的瓦鉢，

懸繫打鐵爐上面，自己努力去拉動風箱，直到把狗肉燉得稀爛。晚飯擺上桌子時，我方要小副兵把我的創作搬來，使每個人的臉上皆寫上一個驚訝的微笑，各個人的臉嘴皆爲這一鉢肥狗肉改了樣子。於是我得意了，我便異常快樂的說：「來，來，試一試，今天的怎麼樣！」我那麼忙着，赤個雙脚跑上街去又到冰冷的溪水裏洗刮，又守在風箱邊老半天，究竟爲的是什麼？就爲的是臨喫飯時驚訝他們那麼一下！這些將校也可眞算得是懂幽默，常常從樓上眼看着我手上提了狗肉，知道我正在作這件事時，只裝作不知道，對於我應辦的公文，那秘書官卻自己來動手。見我向他們微笑，他們總故意那麼說：「天氣這樣壞，若有點狗肉大家來喝一杯，眞不錯！」說了他們又互相裝成抱歉的口吻說：「上一次眞對不起小師爺，請我們的客忙了他一天。」他們說到這里時就對我望着，彷彿從我微笑時方引起一點疑心，方帶着疑問似的說：「怎麼，怎麼，小師爺你難道又要請客了麼？這次可莫來了，再來我們就不好意思了！」可是，我笑笑，跑了。他們明白這件事，他們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我雖然聽得出他們的口吻，懂得他們的做作，但我還是歡喜那麼做東請客。

就因爲這點性格，名義上作的是司書，實際上每五天一場，我總得作一回廚子。大約當時我燜狗肉的本領較之寫字的本領實在也高一著，我的生活興味，對於作廚子辦菜，

又似乎比寫點公函呈文之類更相近。

我間或同這些高等人物走出村口，往山脚下鄉紳家裏去喫蒸鵞喝家釀燒酒，間或又同修械處小工人上山採藥摘花，找尋山果。我們各人會用篠竹做豎笛，在一支短竹上鑽四個圓圓的眼兒，另一端安置一個扁扁的竹膜哨子，就可吹出新婚嫁女的嗩哪聲音。胡笳曲中的「娘送女」「山坡羊」等等，我們無一不可以合拍吹出。我們最得意處也就是四五個人各人口中含了那麽一個東西向街上並排走去，嗚嗚喇喇聲音引起許多人注意，且就此吹進營門。住在戲樓上人，先不知道是誰作的事，各人皆爭着把一個大頭從戲樓窗口伸出，到後明白只是我們的玩意兒時，一面大罵我們一面也就笑了許久。大致因爲大家太無事可作，所以他們不久反而來跟我們學習吹這個東西，有一姓楊的參謀，便常常拏了這種綠竹小管，依傍在樓梯邊吹牠，一吹便是半天。

我們又常常在晚上拏了火炬鐮刀到小溪裏去砍魚，用雞籠到田中去罩魚。且上山裝套設穽，捕捉野狸同黃鼠狼。把黃鼠狼皮整個剝來，用米糠塡滿牠的空處，曬乾時用它裝零件東西。

我有一次無意中還在背街發現了一個融鐵工廠。

當我發現了那個製鐵處以後，就常常一個人跑到那里去，看他們工作。因此明白那個地方製鐵分四項手續，第一收買從別處擔來的黃褐色原鐵礦，七個小錢一斤，按分量算賬。其次把買來的鐵礦每一層礦石夾一層炭，再在上面壓一大堆礦塊，從下面升火讓牠慢慢的燃。第三等到六七天後礦已烘酥冷卻，再把牠同木炭放到黃泥作成可以傾側的爐子裏面去，一個人把爐旁風箱拉動，送空氣進爐腹，等到鐵汁已融化時，就把爐下一個泥塞子敲去，把黑色礦石渣先爬出來，再把爐傾側，放光的白色融液，瀉出到劃成方形的砂地上，再過一會白汁一凝結，便成生鐵板了。末了再把這些鐵板敲碎放到煤火的爐上去燒紅，用鎚打成方條，便成爲運出本地到各地去的熟鐵了。我一到這里來就替他們拉風箱，風箱拉動時作出一種動人的吼聲，高巍巍的爐口便噴起一股碧焰，使人耳目十分愉快。用一陣氣力在這圓桶形風箱上面，不到一刻就可看到白色放光閃着火花的鐵汁從缺口流出，這工作也很有意義的。若拉了一陣風箱，親眼看過傾瀉一次鐵汁，我回去時便極高興的過修械處告給那幾個小工人，又看他們拉風箱打鐵。我常常到修械處，我歡喜那幾個小工人，我歡喜他們勇敢而又快樂的工作。我最高興的是看他們那個麻子主任，高高的坐在一堆鐵條上面，一面唱孟姜女哭長城，一面調度指揮三個小孩子的工

作。他們或者裸着瘦瘦的膊子，舞動他們的鐵鎚，或用魚頭鑽在鐵盤上鑽眼，或把傳了醬的三角形新鋼鑢，燒紅時放到鹽水裏一淬，或者什麼事也不作，只是蹲成一團，團到一大缽狗肉，各人用小土碗喝酒，向那麻子「師傅長師傅短」的隨意亂說亂笑。說到「作男子的不勇敢可不像男子」時，那師傅若多喝了一杯，時間雖到了十一月，爲了來一個證明，總說：

「誰願意作大丈夫誰同我下溪裏泅一陣水！」

到後必是師徒四人一齊從後門出去。到溪水裏去亂澆一陣水，鬧一陣，光著個上身跑回來，大家哈哈笑個半天。有一次還多了一個人，因爲我恰恰同他們喝酒，我也就作了一次「大丈夫。」

在部中可看到的還很多，間或有什麼火夫犯了事，値日副官就叫他到大堂廊下，臭罵一頓，喊，「護兵，打這狗雜種一百！」於是那火夫知道是要打他了，便自動卸了褲子，爬在冷硬的石堦上，露出一個黑色的大髀臀，讓板子拍拍的打，把數目打足，站起來提着褲頭荷荷的哭着走了。

白日裏出到街市盡頭處去玩時，常常還可以看見一幅動人的圖畫，前面幾個兵士，

中間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挑了兩個人頭，這人頭便常常是這小孩子的父親或叔伯，後面又是幾個兵，或押解一兩個雙手反縛的人，或押解一擔衣箱一匹耕牛。這一行人來自然是應當到我們總部去的，一見到時我們便跟了去。

晚上拷打時，常常看到他們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絲骨，這刑罰是墊在一塊方鐵上執行的，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隻脚的骨髓敲出。又用香火薰鼻子，用香火燒胸脅。又用鐵棍上「地綳，」啵的一聲把脚扳斷，第二天上午就拖了這人出去砍掉。拷打這種無知鄉民時，我照例得坐在一旁錄供，把那些鄉下人在受刑不過情形中胡胡亂亂招出的口供，記錄在一角公文紙上。末後兵士便把那鄉下人手掌塗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處按個手跡。這些東西末了還得歸我整理，再交給軍法官存案。

姓文的祕書

常我已升作司書常常伏在戲樓上窗口邊練字時，從別處地方忽然來了一個趣人，作司令部的祕書官。這人當時只能說他很有趣，現在想起他那個風格，也作過我全生活一顆釘子，一個齒輪，對於他有可感謝處了。

這祕書先生小小的個兒，白臉白手，一來到就穿了青緞馬褂各處拜會。這眞是稀奇事情。部中上下照例全不大講究禮節，喫飯時各人總得把一隻脚蹺到板櫈上去，一面把菜飯塞滿一嘴，一面還得含含胡胡罵些野話。不拘說到什麼人，總得說：

「那雜種，眞是……」

這種辱罵並且常常是一種親切的表示，言語之間有了這類語助辭，大家談論就彷彿親愛了許多。小一點且常喊小鬼，小屁眼客，大一點就喊喫紅薯喫糟的人物，被喊的也從無人作興生氣。如果見面只是規規矩矩寒暄，大家倒以爲是從京裏學來的派頭，有點「不堪承教」了。可是那姓文的祕書到了部裏以後，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的，即或叫副

兵，也輕言細語，同時當着大家放口說野話時，他就只微微笑着。等到我們熟了點，單是我們幾個祕書處的同事在一處時，他見我說話凡屬自稱必是「老子」，他把頭搖着：

「啊呀呀，小師爺，你人還那麽一點點大，說話也老子長老子短！」

我說：「老子不管，這是老子的自由，」可是我看看他那和氣的樣子，我有點害羞起來了。便解釋我的意見：「這是說來玩的，不損害誰。」

那祕書官說：

「莫玩這個，你聰明，你應當學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學！」

我把頭偏着說：

「那你爲老子說說，老子再看看什麽樣好就學什麽罷。」

因爲我一面說話一面看他，所以凡是說到「老子」時總不得不輕聲一點，兩人談到後來，不知不覺就成爲要好的朋友了。

我們的談話也可以說是正在那里互相交換一種知識，我從他口中雖得到了不少知識，他從我口中所得的也許還更多一點。

我爲他作狠嗥，作老虎吼，且告訴他野猪脚迹同山羊脚迹的分別，我可從他那里知

道火車叫的聲音，輪船叫的聲音，以及電燈電話的樣子。我告他的是一個被殺的頭如何沈重，那些開膛取膽的手續應當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從背後踢那麼一脚，他卻告我美國兵英國兵穿的衣服，且告我魚雷艇是什麼，輕氣球是什麼，他對於我所知道的種種覺得十分新奇，我也覺得他所明白的眞眞古怪。

這種交換談話各人皆彷彿各有所得，故在短短的時間中，我們便成就了一種最可紀念的友誼。他來到了懷化後，先來幾天因爲天氣不大好，不曾清理他的東西，三天後出了太陽，他把那行李箱打開時，我看到他有兩本厚厚的書，字那麼細小，書卻那麼厚實，我覺嚇了一跳。他見我爲那兩本書發呆，就說：

「小師爺，這是寶貝，天下什麼都寫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樣問題，全部寫得有條有理。」

這樣說來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書面，恰恰看到書脊上兩個金字，我說：

「辭源，辭源。」

「正是辭源。你且問我不拘一樣什麼古怪的東西，我立刻替你找出。」

我想了想，一眼望到戲樓下諸葛亮三氣周瑜的浮雕木刻，我就說「諸葛孔明臥龍

先生怎麽樣？」他卽刻低下頭去，前面翻翻後面翻翻，一會兒就被他翻出來了。到後另外又翻了一件別的東西。我快樂極了。他看我自己動手亂翻亂看，恐怕我弄髒了他的書，就要我下樓去洗手再來看。我相信了他的話，洗過了手還亂翻了許久。

因爲他見我對於他這一本寶書愛不釋手，就問我看過報沒有。我說：「老子從不看報，老子不想看什麽報。」他卻從他那辭源上翻出「老子」一條來，我方知道老子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竟是眞有的人物。我不再稱自己做太上老君，我們卻來討論報紙了。於是同另一個老書記約好，三人各出四毛錢，訂一份申報來看，報錢買成郵花寄往上海後，報還不曾寄來，我就彷彿看了報，且相信他的話，報紙是了不得的東西，我且儼然就從報紙上學會許多事情了。這報紙一共定了兩個月，我似乎從那上面認識了好些生字。

這祕書雖把我當個朋友看待，可是我每天想翻翻他那本寶書可不成。他把書好好放在箱子裏，他對這書顯然也不輕視的。既不能成天翻那本書，我還是只能看看秋水軒尺牘，或從副官長處一本一本的把西遊記借來看看。辦完公事不卽離開白木桌邊時，從窗口望去正對着戲臺，我就用公文紙頭描畫戲臺前面的浮雕。我的一部分時間，跟這人談話，聽他說下江各樣東西，大部分時間，還是到外邊無限制的玩。但我夢裏卻常常偸翻

他那寶書，事實上也間或有機會翻翻那寶書。輕氣是什麼，淮南子是什麼，參議院是什麼，就多半從那本書上知道的。

駐紮到這里來名爲清鄉，實際上便是就食。從湘西方面軍隊看來，過沅州清鄉，比較據有其他防地佔了不少優勢，當時靖國聯軍第二軍實力尙厚，故我們部隊能夠得到這片地土。爲時不久，靖國聯軍一軍隊伍節制權由田應詔轉給了他的團長陳渠珍後，一二軍的勢力有了消長。二軍雜色軍隊過多，無力團結，一軍力圖自強，日有振作。作民政長兼二軍司令的張學濟，在財政與軍事兩方面支配處置皆發生了困難，第一支隊淸鄉除殺人外既毫無其他成績，軍譽又極壞，因此防地發生了動搖，當一軍陳部從麻陽開過，本部感受壓迫時，既無法抵抗，我們便在一種極其忽忙中退向下游。於是仍然是開拔，用棕衣包裹雙脚，在雪地裏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滿了一河。五天後我又到辰州了。

軍隊防區既有了變化，雜牌軍隊有退出湘西的模樣，二軍全部皆用「援川」名義，開過川東去就食。我年齡由他們看來，似乎還太小了點，就命令我同一個老年副官長，一個跛脚副官，一個喫大煙的書記官，連同二十名老弱兵士，留在後方的留守部。

軍隊開走後，我除了每三天謄寫一分報告，以及在月底造一留守處領餉淸册呈報

外，別的便無事可作。街市自從二軍開拔後，似乎也清靜多了。我每天仍然常常到那賣湯圓處去坐坐，間或又到一軍學兵營看學兵下操。或聽副官長吩咐，與一個兵士爲他過城外水塘邊去釣蛤蟆，把那小生物弄囘部裏給他下酒。

女難

我歡喜辰州那個河灘，不管水落水漲，每天總有個時節在那河灘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雖那麽多，由一個內行眼中看來，就不會有兩隻相同的船。我尤其歡喜那些從辰谿一帶載運貨物下來的高腹昂頭「廣船子」，一來總斜斜的孤獨的擱在河灘黃泥裏，小水手從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圓甕。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掠得有朱紅袴褂，背景是黃色或淺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麽和諧，那麽愁人。

美麗總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樂，卻用的是發愁字樣。但事實上每每見到這種光景，我總默默的注視許久。我要人同我說一句話，我要一個最熟的人來同我討論這些光景。可是這一次來到這地方，部隊既完全開拔了，事情也無可作的，玩時也不能如前一次那麽高興了。雖仍然常常到城門邊去喫湯圓，同那老人談談，看看街，可是能在一堆玩一處過日子，一陣子說話的，已無一個人。

我感覺到我是寂寞的。記得大白天太陽很好時，我就常常爬到牆頭上去看駐紮在

考棚的衞隊玩。有時又跑到井邊去，看人家輪流接水，看人家洗衣，看他們作豆芽菜的澆水進桶裏去。我坐在那井欄一看就是半天。有時來了一個挑水的老婦人，就幫着這婦人做做事，把桶遞過去，把瓢遞過去。我有時又到那靠近學校的城牆上去，看那些教會學生玩球，或互相用小小綠色柚子拋擲，或在那坪裏追趕扭打。我就坐在城牆上看熱鬧，間或他們無意中把球踢上城時，學生們懶得上城檢取，總裝成怪和氣的樣子：

「小副爺，小副爺，幫個忙，把我們皮球拋下來。」

我便趕快把球拾起，且仿照他們把脚尖那麼一踢，於是那皮球便高高的向空中躍去，且很快的落到那些年輕學生身邊了。那些人把讚許與感謝安置在一個微笑裏，有的還輕輕的呀了一聲，看我一眼，即刻又競爭皮球去了。我便微笑着，照舊坐下來看別人的游戲，心中充滿了不可名言的快樂。我雖作了司書，因爲穿的還是灰布褂子，故走到什麼地方去，別人總是稱呼我作「小副爺。」我就在這些情形中，以爲人家全不知道我身分，感到一點祕密的快樂。且在這些情形中，彷彿同別個世界裏的人也接近了一點。我需要的就是這種接近。

可是不到一會，那學校響了上堂鈴，大家一窩蜂散了，只剩下一個圓圓的皮球在草

坪角隅，牆邊不知名的繁花正在謝落，天空靜靜的，我望到日頭下自己的扁扁影子，有說不出的無聊。我得離開這個地方，得沿了城牆走去。有時在城牆上見一羣穿了花衣的女人從對面走來，小一點的女孩子遠遠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三姐」的亂喊，且說「有兵有兵，」意思便想回頭走去。我那時總十分害羞，趕忙把臉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讓這些人從我身後走過，心裏卻又對於身上的灰布軍衣有點抱歉。我以爲我是讀書人，不應當被別人厭惡。可是我有什麼方法使不認識我的人也給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辭源，想起三個人共同訂的那一分申報，還想起秋水軒尺牘。

就在這一類隱隱約約的刺激下，我有時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紙裱糊的桌面上，發憤去寫細字，一寫便是半天。

時間過去了，春天夏天過去了，且重新又過年了。川東鄂西的消息來得夠壞。只聽說我們軍隊在川邊已同當地神兵接了火，接着就說得退回湖南，第三次消息來時，卻說我們軍隊全部都覆滅了，營長，團長，旅長，軍法長，秘書長，參謀長完全皆被殺了。這件事最初不能完全相信，作留守的老副官長就親自跑過二軍留守部去問，到時那邊正接到一封詳細電報，把我們總司令部如何被人襲擊，如何俘虜，如何殘殺的事，一一說明。拍發電報

的就正是我的上司。他幸運先帶一團人過湘境龍山佈防，因此方不遇難。

好，這一下可好，熟人全殺盡了，兵隊全打散了，這留守處還有什麼用處？自從得到了詳細報告後，五天之中我們便領了遣散費，各人帶了護照各自回家。

回到家中約在八月左右。一到十二月，我又離開家中過沅州。家中實在蹲不住，軍隊中不成，還得另想生路，沅州地方應當有機會。那時正值大雪，既出了幾次門，有了出門的經驗，把生棕衣毛鬆鬆的包裹到兩隻腳，背了個小小包袱，跟着我一個親戚的轎後走去，腳倒全不怕凍。雪實在大了點，山路又窄，有時跌到了雪坑裏去，便大聲喊呼，必得那腳伕把扁擔來援引方能出險。可是天保佑，跌了許多次數我卻不曾受傷。走了四天到地以後我暫住在一個舅父家中，不久舅父作了警察所長，我就作了那小小警察所的辦事員。辦事處在舊縣衙門，我的職務只是每天抄寫違警處罰的條子。隔壁是個典獄署，每夜皆可聽到監獄裏犯人受獄中老犯拷掠的呼喊。警察署也常常捉來些偷雞摸狗的小竊，一時不即發落，便寄存到牢獄裏去，因此每天黃昏將近牢獄裏應當收封點名時，照例我也得同一個巡官，拏一本點名冊，跟着進牢獄裏去，點我們這邊寄押人犯的名。點完名後，看着他們那方面的人把重要犯人一一加上手鐐，必需套枷的還戴好方枷，必需固定的還把

他們繫在橫樑鐵圜上，幾個人方走出牢獄。

警察署不久從地方財產保管處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稅，我這辦事員因此每天又多了一分職務。每隻猪抽收六百四十文的稅捐，我便每天塡寫稅單。另外派了人去察驗，恐怕那查驗的舞弊不實，我自己也得常常出來到全城每個屠案桌邊看看。這分職務有趣味處倒不是察出多少漏稅的行爲，卻是我可以因此見識許多事情。我每天得把全城跑到，還得過一個長約一里在湘西方面說來十分著名的長橋，往對河地方去看看。各個店鋪裏的人俱認識我，同時我也認識他們。成衣鋪，銀匠鋪，南紙店，絲煙店，不拘走到什麽地方，便有人向我打招呼，我隨處也照例談談玩玩。這些商店主人照例就是本地紳士，常常同我舅父喝酒，也知道許多事情皆得警察所幫忙，因此款待我很不壞。

另外還有個親戚，在本地又是一個大拇指人物，有錢，有勢，從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軍隊皆對他十分尊敬，從不敢稍稍得罪他。這個親戚對於我的能力也異常稱讚。

那時我的薪水每月只有十二千文，一切事倒做得有條不紊。

大約正因爲舅父同另外那個親戚每天做詩的原因，我雖不會做詩，卻學會了看詩。我成天看他們作詩，替他們抄詩，工作得很有興致。因爲盼望所抄的詩被人嘉獎，我開始

來學寫小楷字。因爲空暇的時間仍然很多，恰恰那親戚家中有兩大箱商務印行的說部叢書，這些書便輪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記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復約估去了我兩個月的時間。我歡喜這種書，因爲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如別的書說道理，他只記下一些現象。即或他說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他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爲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并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向價錢上的多少來爲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查他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彙在動作中，在靜止中，我皆能抓定牠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卻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另外一句話說來，就是我不大能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可是，由於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產生的各種無固定性的流動的美，德性的愉快，責任的愉快，在當時從別人看來，我也是毫無瑕疵的。我玩得厲害，職分上的事仍然做得極好。

那時節我的母親同姊妹，已把家中房屋售去，剩下幾千塊錢，既把老屋售去不大好

意思在本城租人房子住下，且因為我事情作得很好，沅州的親戚又多，便坐了轎子來到沅州，我們一同住下。本地人只知道我家中是舊家，且以為我們還能夠把錢拿來存放錢鋪裏，我又那麼懂事明理有作有為，那在當地有勢力的親戚太太且恰恰是我母親的妹妹，因此無人不同我十分要好，母親也以為一家的轉機快到了。

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麼把歲月送走，我想像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麼一個公式裏發展的。這點打算不是現在的想像，當時那親戚就說到了。因為照他意思看來，我最好便是作他的女壻，所以別的人請他向我母親詢詢對於我的婚事意見時，他總說得慢一點。

不意事業剛好有些頭緒，那作警察所長的舅父卻害肺病死掉了。

因他一死，本地捐稅抽收保管改為一個新的團防局，我得到職務上「不疏忽」的考語，仍然把職務接續下去，改到了新的地方，作了新機關的收稅員。改變以後情形稍稍不同的，我得每天早上一面把票填好，一面還得在十點後各處去查查。不久在那團防局裏我認識了十來個紳士，卻同時認識一個白臉長身的小孩子。由於這小孩子同我十分

要好，半年後便有一個臉兒白白的身材高的女孩印象，把我生活完全弄亂了。

我是個鄉下人，我的月薪已從十二千增加到十六千，我已從那些本地鄉紳方面學會了刻圖章寫草字，做點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我年齡也已經到了十七歲。在這樣情形下，一個樣子誠實聰明懂事的年輕人，和和氣氣邀我到他家中去看他的姊姊，請想想，我結果怎麼樣。

鄉下人有什麼辦法，可以抵抗這命運所擺派的一分？

當那在本地翹大姆指的親戚，隱隱約約明白了這件事情時，當一些鄉紳知道了這件事情時，每個人都勸告我不要這麼傻。有些本來看中了我，同我常常作詩的紳士，就向我那有勢力的親戚示意，願意得到這樣一個女壻。那親戚於是把我叫去，當着我的母親，把四個女孩子提出來問我看誰好就定誰。四個女孩子中就有我一個表妹。老實說來，我當時也還明白四個女孩子生得皆很體面，比另外那一個強得多，全是在平時不敢希望得到的好女孩子。可是上帝的意思與魔鬼的意思兩者必居其一，我以為我愛了另外那個白臉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臉男孩子的謊話，以為那白臉女孩子也正愛我。一分離奇的命運，行將把我從這種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後各樣變故裏，因此我當時同我那

親戚說：「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壻，也不作店老闆的女壻。我有計畫，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計畫作去。」「什麼計畫？」眞只有天知道。

我母親什麼也不說，似乎早知道我應分還得受多少折磨，家中人也免不了受許多磨難的樣子，只是微笑。那親戚便說：「好，那我們看，一切有命，莫勉強。」

那時節正是三月，四月中起了戰事，八百土匪把一個小城團團圍住，在城外各處放火，四百左右駐軍同一百左右團丁站在城牆上對抗，到夜來流彈滿天交織，如無數紫色小鳥振翅，各處皆喊殺連天。三點鐘內城外即燒去了七百棟房屋。小城被圍困共計四天，外縣援軍趕到方解了圍。這四天中城外的槍礮聲我一點兒也不關心，那白臉孩子的話使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經被一個女孩子十分關切，我行將成爲他的親戚。我爲他姊姊無日無夜作舊詩，把詩作成他一來時便爲我捎去。我以爲我這些詩必成爲不朽作品，他說過，他姊姊便最歡喜看我的詩。

我家中那點餘款本來歸我保管存放的，直到如今，我還不明白爲什麼那白臉孩子今天向我把錢借去，明天即刻還我，後天再借去，大後天又還給我，結果算去算來卻有一千塊錢左右的數目，任何方法也算不出用他到什麼方面去。這錢居然無著落了。但還有

更壞的事」

到這時節一切全變了，他再不來爲我把每天送她姊姊的情詩捎去了，那件事情不消說也到了結束時節了。

我有點明白，我這鄉下人喫了虧。我爲那一筆巨大數目著了駭，每天不拘作任何事都無心情。每天想辦法處置，卻想不出北逃走更好的辦法。

因此有一天，我就離開那一本賬簿，同那兩個白臉姊弟，四個一見我就問我「詩作得怎麼樣」的理想岳丈，四個眼睛漆黑身長苗條髮辮極大的女孩印象，以及我那個可憐的母親同姊妹走了。爲這件事情我母親哭了半年。這老年人不是不原諒我的荒唐，因我不可靠用去了這筆錢而流淚；卻只爲的是我這種鄉下人的氣質，到任何處總免不了喫虧，而想來十分傷心。

常德

我本預備到北京的，但去不成。我本想走得越遠越好，正以爲我必得走到一個使人忘卻了我的存在種種過失，也使自己忘卻了自己種種癡處蠢處的地方，方能夠再活下去。可是一到常德後，便有個人把我留下了。

到常德後一時什麽事也不能作，只住在每天連火食共需三毛六分錢的小客棧裏打發日子，因此最多的去處還依然同上年在辰州軍隊裏一樣，一條河街佔去了我大部分生活。辰州河街不過幾家作船上人買賣的小茶館同幾家與船上人作交易的雜貨鋪，常德的河街可不同多了。這是一條長約兩里的河街，有客棧，有花紗行，有油行，有賣船上鐵錨鐵鍊的大鋪子，有稅局，有各種會館與行莊。這河街既那麽長又那麽複雜，長年且因爲被城中人擔水把地面弄得透濕的，我每天來回走個一回兩回，又在任何一處隨意蹲下欣賞當時那些眼前發生的新事，以及照例存在的一切，日子很快的也就又夜下來了。

那河街既那麽長，我最中意的是名爲麻陽街的一段。那里一面是城牆，一面是臨河

而起的一排陋隘偪窄的小屋。有煙館同麵館，有賣繩纜的鋪子，有雜貨字號，有屠戶，有鑄鐵鍋與琢硬木活車以及販賣小船上應用器具的小鋪子。又有小小理髮館，走路的人從街上過身時，總常常可見到一些大而圓的腦袋，帶了三分獃氣在那里讓剃頭師傅用刀刮頭，或偏了頭擱在一條大腿上，在那里向陽取耳。有幾家專門供船上划船人開心的妓院，常常可以見到三五個大脚女人，身穿藍色印花洋布衣服，紅花洋布袴子，粉臉油頭，鼻梁根扯得通紅，坐在門前長櫈上剝朝陽花子，見有人過路時就迷笑迷笑，且輕輕的用麻陽人腔調唱歌。這一條街上齷濁不過，一年總是溼漉漉的不好走路，且一年四季總不免有種古怪氣味。河中還泊滿了住家的小船，以及從辰河上游洪江一帶裝運桐油牛皮的大船。上游某一幫船隻攏岸時，這河街上各處都是水手，只看到這些水手手裏提了乾魚，或抗了大南瓜，到處走動，各人皆忙忽忽的把從上游本鄉帶來的禮物送給親戚朋友。這街上又有些從河街小屋子裏與河船上長大的小孩子，大白天三三五五捧了紅冠公雞，身前身後跟了一隻肥狗，街頭街尾各處找尋別的公雞打架。一見了什麼人家的公雞時，就把懷裏的雞遠遠拋去，各佔據着那堆積在城牆脚下的木料下觀戰。自己公雞戰敗時，就走攏去踢別的公雞一脚出氣。或者因點別的什麼事，同夥兩人互罵了一句娘，看看誰

也不能輸那一口氣，就在街中很勇敢的揪打起來，纏成一團揉到爛泥裏去。

那街上賣糕的必敲竹梆，賣糖的必打小銅鑼，這些人在引起別人注意方法上，皆知道在過街時口中唱出一種放蕩的調子，同女人身體某一些部分相關。街上又常常有婦女坐在門前矮櫈上大哭亂罵，或者用一把菜刀在一塊木板上一面砍一面罵那把雞偷去宰喫了的人。那街上且常常可以看到穿了青羽緞馬褂，新漿洗過藍布長衫的船老板，帶了很多禮物來送熟人。街頭中又常常有唱木頭人戲的，當街靠城架了場面，在一種奇妙處置下當當當當蓬蓬當的響起鑼鼓來，許多人便張大了嘴看那個傀儡戲，到收錢時却一哄而散。

那街上有個茶館，一面臨街，一面臨河，旁邊甬道下去就是河碼頭，從各小船上岸的人多從這甬道上下，因此來去的人也極多。船上到夜來各處全是燈，河中心有許多小船各處搖去，弄船人拖出長長的聲音賣燒酒同豬蹄子粉條。我想像那個粉條一定不壞，很願意有一個機會到那小船上去喫點什麼，喝點什麼，但當然辦不到。

我到這街上來來去去，看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樂又如何憂愁，我也就彷彿同樣得到了一點生活意義。

我又間或跑向輪船碼頭去看那些從長沙從漢口來的小輪船，在躉船一角怯怯的站住，看那些學生模樣的青年和體面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樣子，也看那些人的行李。間或發現了一個人的皮箱上貼了許多上海北京各地旅館的標誌，我總悄悄的走過去好好的研究牠一番，估計這人究竟從那兒來。內河小輪船剛一抵岸，在我這鄉巴老的眼下實在是一個奇觀。

我間或又爬上城去，在那石頭城上兜一個圈子，一面散步，一面且居高臨下的欣賞那些傍了城腳邊住家的院子裏一切情形。在近北門一方面，地鄰小河，每天照例有不少染坊工人，擔了青布白布出城過空場上去曬晾，又有軍隊中人放馬，又可看到埋人，又可看鴨子同白鵝。一個人既然無事可作，因此到城頭看過了城外的一切，還覺得有點不足時，出城到那些大場裏去找染坊工人與馬夫談話，情形也就十分平常。我雖然已經好像一個讀書人了，可是事實上一切精神卻更近於一個兵士，到他們身邊時，我們談到的問題，實在就比我到一個學生身邊時可談的更多。就現在說來，我同任何一個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話可談，他們那點感想，那點觀念，也大多數同我一樣，皆從實生活取證來的。可是若同一個大學教授談話，他除了說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

說從報紙上學來得他那一分感想，對於一個人的成分，總似乎缺少一點什麽似的。可說的也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時還跟隨一隊埋人的行列，走到葬地上，看他們下葬時所用的一些手續與我那地方的習俗如何不同。

另外那件使我離開原來環境逃亡的事，我當然沒有忘記，我寫了些充滿懺悔與自責的書信回去，請求母親的原恕，母親知道我并不自殺，於是來信說：「已經作過了的錯事，沒有不可原恕的道理。你自己好好的做事，我們就放心了。」接到這些信時，我便悄悄到城牆上去哭。因爲我想像得出，這些信由母親口說姊姊寫到紙上時，兩人的眼淚一定是挂在臉上的。

我那時也同時聽到了一個消息，就是那白臉孩子的姊姊，下行讀書，在船上卻被土匪搶入山中做押寨夫人去了。得到這消息後，我便在那小客店的牆壁上寫下兩句別人的詩，抒寫自己的感慨：「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義士雖無古押衙，其實過不久這女孩就從土匪中花了一筆很可觀的數目贖了出來，隨即同一個黔軍團長結了婚。但團長不久又被槍斃，這女人便進到沅州本地的天主堂作洋尼姑去了。

我當然書也不讀，字也不寫，詩也無心再作了。

那時我的所以留在常德不動，就因為上游九十里的桃源縣，有一個清鄉指揮部，屬於我本地軍隊，這軍隊也就是當年的靖國聯軍第一軍的一部分。那指揮官節制了三個支隊，本人雖是個貴州人，所有高級官佐卻大半是我的同鄉。朋友介紹我到那邊去，以為做事當然很容易。那時節何鍵正作騎兵團長，歸省政府直轄，賀龍作支隊司令，歸清鄉指揮統轄，部隊全駐防桃源縣。我得到了介紹信之後，就拏了去會賀龍，又去晉謁熟人，向清鄉指揮部謀差事。可是兩處雖有熟人卻毫無結果。書記差遣一類事情既不能作，我願意當兵，大家又總以為我不能當兵。不過事情雖無結果，熟人在桃源的既很多，我卻可以常常坐小輪船過桃源來玩了。那時有個表弟正從上面委派下來作譯電，我一到桃源時，就住在他那里。兩人一出外還仍然是到河邊看來往船隻。我離開那個清鄉軍隊已兩年，再看看這個清鄉軍隊，一切可完全變了。槍械紀律完全不同過去那麼媽虎，每個兵士都彷彿十分自重，每個軍官皆服裝整齊凸著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時無事，兵士全不能外出，職員們辦公休息各有定時；軍隊印象使我十分感動。

那指揮官雖自行伍出身，一派文雅的風度，卻使人看不出他的本來面目，筆下既異

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經驗，好些日子聽別人說到他時就使我十分傾心。因此我那時就只：想若能夠在他那兒當一名差弁，也許比作別的事更有意思。可是我儘這樣在心中打算了很久，卻終不能得到一個方便機會。

船上

住在那小旅館實在不是個辦法，每天雖只三毛六分錢，四個月以來欠下的錢很像個大數目了。欠賬太多了，非常怕見內老板，每天又必得同她在一桌喫飯。她說的話我可以裝作不懂，可是仍然留在心上，挪移不開。桃源方面差事既沒有結果，那麼，不想個辦法，我難道就作旅館的夥計嗎？恰好那時有一隻押運軍服的帆船，正預備上行，押運人就是我哥哥一個老朋友，我也同他在一堆喫過喝過。一個作小學教員的親戚，答應替我向店中辦個交涉，欠賬暫時不說，將來發財再看。在桃源的那個表弟，恰好也正想回返本隊，因此三人就一同坐了這小船上駛。我的行李既只是一個用麵粉口袋改作的小小包袱，所以上船時實在灑脫方便。

船上裝滿了嶄新棉布軍服，把軍服攤開，就躺到那上面去，聽押船上行的曾姓朋友，說過去生活中種種故事，我們一直在船上過了四十天。

這曾姓朋友讀書不多，辦事卻十分在行，軍人風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篁人的通

性，因此說到任何故事時，也一例能使人神往意移。他那時年紀不會過二十五歲，卻已賞玩了四十名左右的年青黃花女。他說到這點經驗時，從不顯出一分自負的神氣，不驕傲，不矜持。他說這是他的命運，是機緣的湊巧。從他口中說出的每個女子，皆彷彿各有一分不同的個性，他卻只用幾句最得體最風趣的言語描出。我到後來寫過許多小說，描寫到某種不爲人所齒及的年輕女子的輪廓，不致於失去她當然的點線，說得對，說得美，就多數得力於這個朋友的敍述。一切粗俗的話語在一個直爽的人口中說來，卻常常是嫵媚的。這朋友最愛說的就是粗野話，總彷彿不用口去親女人下體時，就得用口來說它。在我作品中，關於豐富的俗語與雙關比譬言語的應用，從他口中學來的也不少。（這人就是湘行散記中那個戴水獺皮帽子大老板。）

我臨動身時有一塊七毛錢，那豪放不羈的表弟卻有二十塊錢，但七百里航程還只走過八分之一時，我們所有的錢卻已完全花光了。把錢花光後我們仍然有說有笑，各人躺在溫暖軟和的棉軍服上面，說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風，讓船兒慢慢拉去，到應喫飯時，便用極厲害的辣椒在火中燒焦蘸鹽下飯。

船隻因爲得隨同一批有兵隊護送的貨船同時上行，一百來隻大小不等的貨船，每

天皆同時拔錨，同時拋錨，故景象十分動人。但辰河灘水既太多，行程也就慢得極可以。任何一隻船出事時皆得加以援助，一出事總就得停頓半天。天氣又冷，河水業已下落，每到灘上河槽容船處都十分窄，船夫在這樣天氣下，還時時刻刻得下水中拉捭，故每天即或毫無阻礙也只能走三十里。送船兵士到了晚上有一部分人得上岸去放哨，大白天則全部上岸跟著船行，所以也十分勞苦。這些兵士經過上司的命令，送一次船一個錢也不能要，就只令下每天二毛二分錢的開差費，但人人卻十分高興，一遇船上出事時，就去幫助船夫，作他們應作的事情。

我們為了減輕小船的重量，也常常上岸走去，不管如何風雪，如何冷，在河灘上跟著船夫的脚跡走去，過他們落水，我們便從河岸高山上繞道走去。

常德到辰州四百四十里，我們一行便走了十八天，抵岸那天恰恰是正月一日，船傍城下時已黃昏，三人空手上岸走到市街去看了一陣春聯，從一個屠戶鋪子經過，我正為他們說及四年前見到這退伍兵士屠戶同人毆打，如水滸上的鎮關西，誰也不是他的對手。恰恰這時節我們前面一點就拋下了一個大爆竹，砰的一聲，嚇了我們一跳。那時各處雖有爆竹的響聲，但曾姓朋友卻以為這個來得古怪。看看前面不遠又有人走過來，就拖

我們稍稍走過了屠戶門前幾步，停頓了一下，那兩個商人走過身時，只見那屠戶家樓口小門裏很迅速的又拋了一個爆竹下來，又是砰的一聲，那兩個商人望望，彷彿知道這件事，趕快走開了。那曾姓朋友說：「這狗雜種故意嚇人，讓我們去拜年罷。」還來不及阻止，他就到那邊拍門去了。一面拍門一面和氣異常的說：「老板，老板，拜年，拜年」一會兒有個人來開門，把門開時，曾姓朋友一望，就知道這人是鎮關西，便同他把手拱拱，冷不防在那高個子眼鼻之間就是結結實實一拳，那傢伙大約多喝了杯酒，一拳打去就倒到燭光輝煌的門裏去了。只聽到哼哼亂罵，但一時卻爬不起來，且有人在樓上問什麼什麼，那曾姓朋友便說：「狗肏的，把爆竹從我頭上丟來，你認錯了人。老子打了你，有什麼話說，到中南門河邊送軍服船上來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說，一面便取出一個名片向門裏拋去，拉着我們兩人的膀子，哈哈大笑邁步走了。

我們倒以爲那個鎮關西會趕來的，因此各人隨手還拾了些石頭，須備來一場惡鬥，誰知身後並無人趕來。上船後，尙以爲當時雖不趕來，過不久定有人在泥灘上喊曾芹軒，叫他上岸比武。這朋友腹部臨時還縛了一個軟牛皮大抱肚，選了一塊很合手的溼柴，表弟同我卻各人拏了好些石塊，預備這屠戶來說理。也許一拳打去那傢伙已把鼻子打塌

了，也許聽到尋事的聲音是鎮筸人，知道不大好惹，且自己先輸了理，故不敢來第二次討虧喫了，因此我們竟白等了一個上半夜。這個年也就在這類可笑情形中過了。第二天一早，船又離開辰州河岸，開進辰河支流的北河了。

從辰州上行，我們仍然沿途耽擱，走了十四天，在離目的地七十里的一個灘上，輪到我們的船出險了。船觸大石後斷了纜，右半舷業已全碎，五分鐘後就滿了水，恰好船隻裝的是軍服，一時不即沈沒，我們便隨了這破船急水中漂浮了約三里。那時船上除了我們三人，就只一個攔頭工人一個舵手。水既激急，所以任何方法總不能使船安全泊岸。然而天保佑，到後居然傍近淺處了。慢慢的十幾個拉縴的船夫趕來了，兵士趕來了，大家什麽話也不說，只互相對望乾笑。於是我們便爬到岸邊高崖上去，讓船中人把擱在淺處的碎船縫板拆下，在河灘上做起一個臨時棚子，預備過夜。其餘船隻因為兩天後已可到地，就不再等我們，全部把船開走了。本地雖無土匪，卻擔心荒山中有野獸，船夫們燒了兩大堆火，我們便在那個河灘上聽了一夜灘聲，過了一個元宵。

保靖

目的地到達後，我住在一個做書記的另一表弟那里。無事可作等事作，照本地話說名爲「打流。」這名詞在喫飯時就見出了意義。每天早晚應喫飯時，便趕忙跑到各位老同事老同學處去，不管地方，不問情由，一有喫飯機會總不放過機會。這些人有作書記的，每月大約可得五塊到十塊錢。有作副官的，每月大約可得十二塊到十八塊錢。還有作傳達的，數目比書記更少。可是在這種小小數目上，人人卻能盡職辦事，從不覺得有何委屈，也仍然是在日光下笑罵喫喝，仍然是有熱有光的打發每一個日子。職員中肯讀書的，還常常挈了書到春天太陽下去讀書。預備將來考入軍官學校的，每天大清早還起來到衞隊營去附操。一般高級軍官，生活皆十分拮据，喫粗糲的飯，過簡陋的日子，然而極有朝氣，全不與我三年前所見的軍隊相像。一切都得那個精力彌滿的統領官以身作則，擘畫一切，調度一切，使各人能夠在職務上盡力，不銷沈也不墮落。這統領便是先一時的靖國聯軍一軍司令，直到現在，還依然在湘西抱殘守闕，與一萬餘年輕軍人同過那種甘苦與共

的日子。

當時我的熟人雖多，地位都很卑下，想找工作卻全不能靠誰說一句話。我記得那時我只希望有誰替我說一句話，到那個軍人身邊去作一個護兵。且想即或不能作這人的護兵，就作別的官佐護兵也成。因此常常從這個老朋友處借來一件乾淨軍服，從另一個朋友又借了條皮帶，從第三個又借了雙鞋子，大家且替我裝扮起來，把我打扮得像一個有教育懂規矩的兵士後，方由我那表弟帶我往軍法處，參謀處，秘書處，以及其他地方拜會那些高級辦事員，先在門邊站着，讓表弟進去呈報。到後聽說要我進去了，一走進去時就霍的立一個正，作着各樣詢問的答復，再在一張紙上寫幾個字。只記着「等等看我們想法，」就出來了。可是當時竟毫無結果，都說可以想法，但誰也不給一個切實的辦法。照我想來其所以失敗的原因，大體還是一則作護兵的多用小苗人和鄉下人，做事喫重點。我用親戚屬中子姪，做事可靠點。二則他們都認識我爸爸，不好意思讓我來爲他們當差。我既無辦法可想，又不能去親自見見那位統領官，一坐下來便將近半年。

這半年中使我親親切切感到幾個朋友永遠不忘的友誼，也使我好好的領會了一個人當他在失業時萎悴無聊的心情。但從另外一方面說來，我卻學了不少知識。憑一種

無罣無礙到處爲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祕密。我爬上一個山，傍近一條河，躺到那無人處去默想漫無涯涘去作夢，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個結實的世界。

生活雖然那麼糟，性情卻依舊那麼強，有一次因個小小問題與那表弟吵了幾句，半夜裏不高興再在他牀上睡覺了，一時又無處可去，就走到一個養馬的空屋裏，爬到有乾草同乾馬糞香味的空馬槽裏睡了一夜，到第二天去拿那小包袱告辭時，兩人卻又講了和，笑着揉到地上扭打了一陣。但我那表弟卻更有趣味。在另外一個夜裏，與一個同事說到一件小事，互相爭持不下時，就向那人說：「你不服嗎，我兩人出去打一架看看！」那人便老老實實同他披了衣服出去，到黑暗無人的菜園裏，扭打了一陣，踐踏壞了一大堆白菜，各人滾了一身泥，鼻青眼腫悄悄回到住處，一句話也不說。第二天上飯桌時，才爲人從臉目間認出夜裏情形來，互相便坦白的大笑，同時也就照常成爲好朋友了。這一羣年輕人大致都那麼勇敢直爽，十分可愛，但十餘年來，卻有大半早從軍官學校出身作了小軍官，在歷次小小內戰上犧牲腐爛了。

當時我既住到那書記處幾月以來，所有書記原本雖不相識，到後也自然都熟透了。他們忙時我便爲他們幫幫忙，寫點不重要的訓令和告示，一面算幫他們的忙，一面也算

我自己玩。有一次正在寫一件信札，爲一個參謀處姓熊的高級參謀見到，問我是什麼名義。我以爲應分受責備了，心裏發慌，輕輕的怯怯的說：「我沒有名義，我是在這里玩的。幫他們忙寫這個文件！」到後那書記官卻爲我說了一句公道話，告給那參謀，說我幫了他們很多的忙。問清楚了姓名，因此把我名單開上去，當天我就作了四塊錢一月的司書，我作了司書，每天必到參謀處寫字，事作完時就回到表弟處喫飯睡覺。

事業一有了着落，我很迅速的便在司書中成爲一個特出的書記了。我比他們字寫得實在好些。抄寫文件時上面有了錯誤處，我能糾正那點錯誤。款式不合有可斟酌處，我也看得出，說得出。我的幾個字使我得到了較優越的地位，因此更努力寫字。機會既只許可我這個人在這方面費去大部分時間同精力，我也並不放下這點機會。我得臨帖，我那時也就覺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我常常看報，原只注意有正書局的廣告，把一點點薪水聚集下來，謹謹愼愼藏到襪統裏，或鞋底裏，汗衣也不作與有兩件，但五個月內我卻居然買了十七塊錢的字帖。

一分惠而不費的讚美，帶着點幽默微笑，「老弟，你字眞龍飛鳳舞，這公文你不寫誰也就寫不了！」就因爲這類話語，常常可以從主任那癟癟口中聽到，我於是當着衆人業

已熄燈上牀時，還常常在一盞煤油燈下，很細心的用曹娥碑字體謄錄一角公文或一分報告。

各種生活營養到我這個魂靈，使牠觸着任何一方面時皆若有一閃光焰。到後來我能在桌邊一坐下來就是八個鐘頭，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寫出，不明白什麼叫作疲倦，這分耐力與習慣，都出於我那作書記的命運。

我不久因工作能力比同事強，被調到參謀處服務了。

書記處所在地方，據說是彭姓土司一個妃子所住的花樓。新搬去住的參謀處，房子梁架還是年前一個梁姓苗王處撞來的，笨大的材頭，笨大的柱子，使人一見就保留一種希奇印象。四個書記每天有訓令命令抄寫時，就伏在白木作成的方桌上抄寫，不問早晚多少，以寫完爲止。文件太多了一點，照例還可調取其他部分的書記來幫忙，有時不必調請，照例他們也會趕來很高興幫忙。把公事辦完時，若那天正是十號左右發餉的日子，各人按照薪水多少不等各領得每月中三分之一的薪餉，同事朋友必各自派出一分錢，親自去買狗肉來燉，或由任何人做東，上街去喫麵。若各人身邊皆空空的，恰恰天氣又很好，就各自手上拿一木棒，爬上後山頂上去玩，或往附近一土坡上去玩。那後山頂高約一里，

並無什麼正路，從險峻處爬到頂上時，卻可以看許多地方。我們也就只是看那麼一眼，不管如何困難總得爬上去。土坡附近常常有號兵在那里吹號，四周埋葬了許多小墳，每天差不多總有一起小棺材，或蒲包裹好的小小屍首，送到這地方來埋葬，當埋葬時，遠近便蹲了無數野狗同小狼，埋人的一走，這墳至多到晚上，就被這羣畜生，爬開，小屍首便被喫掉了。這地方狼的數量不知道爲甚麼竟那麼多，既那麼多爲甚麼又不捕捉，這理由不易明白。我們每次到那小坡上去，總得帶一大棒，就爲的是恐怕被狼襲擊，有木棒可以自衞。這畜生大白天見人時也並不逃跑，只靜靜的坐在墳頭上望着你，眼睛光光的，牙齒白白的，你不惹牠牠也不惹你。等待你想用石頭拋過去時，牠卻在石頭近身以前，飛奔跑去了。

這地方每到夜間當月晦陰雨時，就可聽遠遠近近的狼嘷，聲音好像伏在地面上，水似的各處流，低而長，憂鬱而悲傷。間或還可聽到後山的虎叫，昂的一聲，谷中迴音可延長許久。有時後山虎豹來人家豬圈中盜取小豬，從小豬銳聲叫喊情形裏，還可分分明明的知道這山中野獸，從何處回山，經過何處。大家都已在牀鋪上聽慣了這種聲音，也不喫驚，也不出奇。可是由於虎狼太多，雖窗下就有哨兵崗位，但各人皆擔心當真會一天從窗口躍進一隻老虎或一隻豺狼，我們因此每夜總小心翼翼把窗門關好。這辦法也並非毫無

好處，有一次果然就有兩隻狠來爬窗子，兩個背靠背放哨的兵士，深夜裏又不敢開槍，用刺刀擬定適當生時，據說兩隻狠還從從容容大模大樣的並排走去。

我的事情既不是每天都很多很多，因此一遇無事可作時，幾個人也常常出去玩。街上除了看洋槍子，白毛巾，爲軍士用的服裝和價值兩元一枚的鍍金表，別的就沒有什麼可引起我們注意的。逢三八趕場，在三八兩天方有雜貨百物買賣，因此我們最多勾留的地方，還是那個河邊。河邊有一個碼頭，長年灣泊五十號左右小木船。上面一點是個稅局，扯起一面大大的幡旗。有一隻方頭平底渡船，每天把那些歡喜玩耍的人打發過河去，把馬夫打發過河去，把跑差的兵士打發過河去，又裝載了不少從永順來的商人，及由附近村子裏來作小買賣的人，從對河撑回，那河極美麗，渡船也美麗。

我們有時爲了看一個山洞，尋一種藥草，甚至於抖一口氣，也常常走十里八里，到隔河大嶺上跑個半天。對河那個大嶺無所不有，也因爲那山嶺，把一條河顯得更加美麗了，

我們雖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作事，卻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時即或胡鬧，把所有點點錢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我們不大關心錢的用處，爲的是我們正在生活，有許多生活，本來只需我們用身心去接近，去經驗，卻不必用

一筆錢或一本書來作居間介紹。

但大家就是那麼各人守住在自己一分生活上，甘心儘日月把各人拖到墳墓裏去嗎？可並不這樣，我們各人都知道行將有一個機會要來的，機會來時我們會改造自己變更自己的，會盡我們的一分氣力去好好作一個人的。應死的倒下，腐了爛了，讓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憂樂活下去。

十個月後，我們部隊有被川軍司令湯子模請過川東填防的消息，我們長官若答應時，便行將派四團人過川東。這消息從幾次代表的行動上，決定了一切技術上問題，過不久，便因軍隊調動把這消息完全證實了。

一個大王

那時節參謀處有個同鄉問我：「軍隊開過四川去，要一個文件收發員，你去不去？」他且告給我若願意去，能得九塊錢一月。答應去時，他可同參謀長商量作爲調用，將來要囘湘時就囘來，全不費事。

聽說可以過四川去，我自然十分高興。我心想：上次若跟他們部隊去了，現在早腐了爛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條命好像是檢來的，這次應爲子彈打死也不礙事。當時帶軍隊過川東的司令姓張，也就正是我二年前在桃源時想跟他當兵不成那個指揮官。賀龍作了我們部隊的警衞團長，另外有一顧營長，曾營長，楊營長。有些人同去的也許都以爲入川可以撈幾個橫財，討一個媳婦。我所想的還不是錢不是女人。我那時自然是很窮的，六塊錢的薪水，扣去火食兩塊，每個月我手中就只四塊錢，但假若有了更多的錢，我還是不會用他。得了錢除了充大爺邀請朋友上街去喫麵，實在就無別的用處。至於女人呢，仿疑雨集寫豔體詩情形已成過去了，我再不覺得女人有什麼意思。我那時所需要的似乎只是

上司方面認識我的長處，我總以爲我有分長處，待培養，待開發，待成熟。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很想看看巫峽。我有兩個朋友爲了從書上知道了巫峽的名字後，便親自徒步從宜昌沿江上重慶走過一次，我聽他們說起巫峽的大處，高處險處，有趣味處，實在神往傾心。鄉下人所想的，就正是把自己全個生命押到極危險的注上去，玩一個盡興。我們當時的防地同川軍長官湯子模約好了的，是酉陽，龍潭，彭水，龔灘，統由筸軍接防，前衛則到涪州爲止。我以爲既然到了那邊，再過巫峽當然很方便了。

我既答應了那同鄉，不管多少錢，不拘什麼位置，皆願意去，於是三天以後，就隨了一行人馬上路了。我的職務便是文件收發員。臨動身時每人照例可向軍需處支領薪水一月，得到九塊錢後，我什麼也不作，只買了一雙值一塊二毛錢的絲襪子，買了半斤冰糖，把餘錢放在板帶裏。那時天氣既很熱，晚上還用不着棉被，爲求灑脫起見，因此把自己唯一的兩條舊棉絮也送給了人，自己背了小小包袱就上路了。我那包袱中的產業計舊棉襖一件，舊夾襖一件，手巾一條，夾袴一條，値一塊二毛錢的絲襪子一雙，靑毛細呢的嚮皮底鞋子一雙，白大布單衣袴一套。另外還有一本値六塊錢的雲麾碑，値五塊錢的聖教序，値兩塊錢的蘭亭序，値五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還有一部李義山詩集。包袱外邊則插

了一雙自由天竹筷子，一把牙刷，且挂了一個鑽有小小圓眼用細鐵絲綠子扣好的搪磁碗兒。這就是我的全部產業。這分產業現在說來，依然是很動人的。

這次旅行與任何一次旅行一樣，我當然得隨同夥伴走路。我們先從湖南邊境的茶峒到貴州邊境的松桃，又到四川邊境的秀山，一共走了六天。六天之內，我們走過三個省分的接壤處，到第七天在龍潭駐了防。

這次路上增加了我經驗不少，過了些用木頭編成的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後還在我的記憶裏極其鮮明佔據了一個位置。（邊城即由此寫成。）晚上落店時，因爲人太多了一點，前站總無法分配衆人的住處，各人便各自找尋住處，我卻三次佔據一條窄窄長櫈睡覺。在長櫈上睡覺，是差不多每個兵士都得養成習慣的一件事情，誰也不會半夜掉下地來。我們不止在櫈上睡，還在方桌上睡。第三天住在一個鄉下紳士家裏，便與一個同事兩人共據了一張漆得極光的方桌，極安適的睡了一夜。有兩次連一張板櫈也找尋不出時，我同四個人就睡在屋外稻草積上，半夜裏還可看流星在藍空中飛，一切生活當時看來皆不使人難堪，這類情形直到如今還不會使我難堪。我最煩厭的就是每天睡在同樣一張牀上，這分平凡處眞不容易忍受。到現在，我不能不躺在同一牀上睡覺了，但

做夢卻常常睡到各種新奇地方去。

通過黔湘邊境時，我們上了一個高坡，名棉花嶺，上三十二里，下三十五里。那個坡折磨了我們一整天，可是爬上這樣一個高坡，在嶺頭廢堡壘邊向下望去，一羣小山，一片雲霧，那壯麗自然的畫圖，眞是一個動人的奇觀。這山峯形勢同堡壘形勢，十餘年來還使我神往。在四川邊境上時，我記得還必需經過一個大場，每次場集據說有五千牛馬交易。又經過一個古寺院，有六人不能合抱的松樹，寺中南邊一白骨塔，穹形的塔頂，全用刻滿佛像的石頭砌成，徑約四丈。鍋井似的圓坑裏，人骨零亂，有些腕骨上還套着麻花紋銀鐲子，也無誰人取牠動牠。聽寺僧說，是上年鬧神兵，一個城子的人都死盡了，半年後把骨頭收來，隔三年再焚化。

我們的軍隊到川東時雖仍向前方開去，司令部卻不能不在龍潭暫且住下。

我們在一個廟裏紮了營，辦事處仍然是戲樓，比較好些便是新到的地方牆壁上沒有多少膏藥，市面情形也不如數年前在懷化淸鄉那麼糟了。商會歡迎客軍，早爲我們預備一切，各人有個木板牀，上面安置一條席子，院中且豫先搭好了一個大涼棚，因此住在樓上也不很熱。市面粗粗看來，一切都還像個樣子。地方雖不十分大，但正當川鹽入湘的

孔道，又有一條小河，從洞庭湖來的小船還可由湘西北河上行直達市鎮，出口的桐油與入口的花紗雜物交易都很可觀。因此地方有郵局，有布置得乾淨舒適的客商安宿處，還有「私門頭」，供過往客商及當地小公務員尋歡取樂。

地方有大油坊和染坊，有釀酒糟坊，有藥店，有當鋪。還有一個遠近百里著名的龍洞，深處透光處約半里，高約十丈，長年從洞中流出一股寒流，冷如冰水，時正六月，水的寒冷竟使任何兵士也不敢洗手洗脚，手一入水，骨節就疼痛麻木，失去知覺。那水灌溉了千頃平田，本地禾苗便從無旱災。本部上自司令下至馬夫，到這洞中次數最多的，恐怕便是我。我差不多每天必來一回，在洞中大石板上一坐半天，聽水吹風夠了時，方用一個大葫蘆貯滿了生水回去，款待那些同事朋友。

那地方既有小河，我當然也歡喜到那河邊去，獨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隻上灘。那些船夫背了縴繩，身體貼在河灘石頭下，那點顏色，那種聲音，那派神氣，總使我心跳。那光景實在美麗動人，永遠使人同時得到快樂和憂愁。當那些船夫把船拉上灘後，各人伏身到河邊去喝一口長流水，站起來再坐到一塊石頭上，把手拭去肩背各處的汗水時，照例總很厲害的感動我。

我的職務並不多，只是從外來的文件遞到時，照例在簿籍上照款式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收到某處來文，所說某事。發去的也同樣記上一筆。文件中既分平常次要三種，我便應當保管七本册子，一本作爲來往總賬，六本作分別記錄。這些册子到晚上九點鐘，必把牠送給參謀長房裏去，好轉呈司令官檢察一次，蓋一個閱字再退回來。我的職務雖比司書稍高，薪餉卻並不比一個弁目爲高。可是我也有了些好處，一到了這里，不必再出火食，雖名爲自辦火食，所有費用統歸副官處報賬。我每月可淨得九塊錢，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得了錢時不知如何花費，就邀朋友上街到麵館喫麵，每次得花兩塊錢。那時可以算爲我的好朋友的，是那司令官幾個差弁，幾個副官，和一個青年傳令兵。

我們的住處各用木板隔開，我的職務在當時雖十分平常，所保管的文件卻似乎不能儘人知道，因此住處便在戲樓最後一角，隔壁是司令官的十二個差弁，再過去是參謀長同祕書長，再過去是司令官，再過去是軍法。對面樓上分軍法處，軍需處，軍械處三部分，樓下有副官處和庶務處。戲臺上住衛隊一連。正殿則用竹席布幕紮成一客廳，接見當地紳士和團總時，就在這大客廳中，同時又常常用來審案。各地方皆貼上白紙的條子，寫明所屬某部，那紙條便出自我的手筆。差弁房中牆上掛滿了大槍小槍，我房間中卻貼滿了

自寫的字。每個視線所及的角隅，我還貼了小小字條，上面這樣寫着：「勝過鍾王，壓倒曾李，」因為那時節我知道寫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鍾王兩人，活着卻有曾農髯和李梅菴。我以為只要趕過了他們，一定就可獨霸一世了。

我出去玩時，若只一人我常到龍洞與河邊，兩人以上就常常過對河去。因為那時節防地雖由川軍讓出，川軍卻有一個旅司令部與小部分軍隊駐在河對面一廟裏。上級雖相互要好，兵士不免常打點小架，我一人過去時怕喫人的虧，有了兩人則不拘何處走去不必擔心了。

到這地方每月雖可以得九塊錢，不是喫麵花光，就是被別的朋友用了，我卻從不縫衣，身上就只一件衣。一次因為天氣很好；把自己身上那件汗衣洗洗，一會兒天卻落了雨，衣既不乾，另一件又為一個朋友穿去了，差弁全已下樓喫飯，我又不能赤膊從司令官房邊走過，就老老實實餓了一頓。

我不是說過我同那些差弁全認識嗎？其中共十二個人，我以為最有趣的是那個弁目。這是一個土匪，一個大王，一個真真實實的男子。這人自己用兩隻手斃過兩百個左右的敵人，卻曾經有過十七位押寨夫人。這大王身個兒小小的，臉龐黑黑的，除了一雙放光

的眼睛外，外表任你怎麼看也估不出他有多少精力同勇氣。年前在辰州河邊時，大冬天，有人說：「誰現在敢下水，誰不要命！」他什麼話也不說，脫光了身子，卽刻撲通一聲下水給人看看。且隨卽在寬約一里的河面游了將近一點鐘，上岸來時，走到那人身邊去，「一個男子的命就爲這點水要去嗎？」或者有人述說誰賭撲克被誰欺騙把荷包掏光了，他當時一句話也不說，一會兒走到那邊去，替被欺騙的把錢要回來，將錢一下擲到身邊，一句話不說就又走開了。這大王被司令官救過他一次，於是不再作山上的大王，到這行伍出身的司令官身邊做了一個親信，用上尉名義支薪，侍候這司令官卻如同奴僕一樣的忠實。

我住處旣同這樣一個大王比鄰，兩人不出門，他必走過我房中來和我談話。凡是我問他的，他無事不囘答得使我十分滿意。我從他那裏學習了一課古怪的學程。從他口上知道燒房子，殺人，強姦婦女，種種犯罪的紀錄；且從他那種爽直說明中瞭解那些行爲背後所隱伏的生命意識。我從他那兒明白所謂罪惡，且知道這些罪惡如何爲社會所不容，卻也如何培養着這個堅實強悍的靈魂。我從他坦白的陳述中，才明白在用人生爲題材的各樣變故裏所發生的景像，如何離奇，如何眩目。這人當他作土匪以前，本是一個良民，

為人又怕事又怕官，被外來軍人把他當成一個土匪胡亂槍決過一次，到時他居然逃脫了，後來且居然就作大王了！

他會唱點舊戲，寫寫字，畫兩筆蘭草，每到我房中把話說倦時，就一面口中唱着一面跳上我的桌子，演唱「奪三關」與「殺四門」。

有一天，七個人同在副官處喫飯。不知誰人開口說到聽說本市什麼廟裏，川軍還押得有一個古怪的犯人，一個出名的美姣姣，十八歲時作了匪首，被捉後，年輕軍官全為她發瘋，互相殺死兩個小軍官，解到旅部後，部裏大小軍官全想得到她，可是誰也不能佔到便宜。聽過這個消息後，我就想去看看這女土匪。我由於好奇，似乎時時刻刻要用這些新鮮景色喂養我的靈魂，因此說笑話，以為誰能帶我去看看，我便請誰喝酒。幾天以後，對那件事自然也就忘掉了。一天黃昏將近時分，正在自己擦拭燈罩，那大王忽然走來喊我：

「兄弟，兄弟，同我去個好地方，你就可以看你要看的東西。」

我還來不及詢問到什麼地方去看什麼東西，就被他拉下樓梯走出營門了。

我們過河去到了一個廟裏，那裏駐紮得有一排川軍，他同他們似乎都已非常熟習，打招呼行了個軍禮，進廟後我們就一直向後殿走去，不一會轉入另一個院落，就在柵欄

邊看到一個年青婦人了。

那婦人坐在一條朱紅毯子上，正將臉向另一面，背了我們憑藉燈光做針線。那大王走近柵欄邊時就說：

「天妹，天妹，我帶了個小兄弟來看你！」

婦人回過身來，因為燈光黯淡了一點，只見着一張白白的臉兒，一對大大的眼睛。她見着我後，纔站起身走過我們這邊來。逼近身時，隔了柵欄望去，那婦人身材纔眞使我大喫一驚！婦人面目不算得是怎樣稀罕的美人，但那副眉眼，那副身段，那麼停勻合度，可眞不是常見的傢伙！她還上了脚鐐，但似乎已用布片包好，走動時並無聲音。我們隔了柵欄說過幾句話後，就聽她問那弁目：

「劉大哥，劉大哥，你是怎麼的？你不是說那個辦法嗎？今天十六。」

那大王說：

「我知道，今天已經十六。」

「知道就好。」

「我着急，卜了個課，說月分不利，動不得。」

那婦人便骨都着嘴吐了一個「呸」不再開口說話。神氣中似有三分幽怨。這時節我雖把臉側向一邊去欣賞那燈光下的一切，但卻留心到那弁目的行爲。我看他對婦人把嘴向我努努，我明白在這地方太久不是事，便說我想先回去。那女人要我明天再來玩，我答應後，那弁目就把我送出廟門，在廟門口揑揑我的手，好像有許多神祕處，爲時不久全可以讓我明白，於是又進去了。

我當時只希奇這婦人不像個土匪，還以爲別是受了寃枉捉到這里來的。我并不忘掉另一時在懷化勦匪所經過的種種，軍隊裏照例有多少胡塗事作……一夜過去後，第二天當喫早飯時，一桌子人都說要我請他們喝酒。因爲那女匪王夭妹已被殺，我要想看，等等到橋頭去就可看見了。有人親眼見到的，還說這婦人被殺時一句話不說，神色自若的坐在自己那條大紅毛毯上，頭掉下地時屍身還并不倒下。消息嚇了我一跳，我以爲昨晚上還看到她，她還約我今天去玩，今早怎麼就會被殺？喫完飯我就跑到橋頭上去，那死屍卻已有人用白木棺材裝殮，停擱在路旁，只地下剩一灘腥血以及一堆紙錢白灰了。我望着那個地面上凝結的血塊，我還不大相信，心裏亂亂的，忙忽忽的走回衙門去找尋那個弁目。只見他躺在牀上，一句話不說。我不敢問他什麼，便回到自己房中辦事來了。可是

過不多久，我卻從另一差弁口中知道這件事情的原委了。

原來這女匪早就應當殺頭的，雖然長得體面標緻，可是爲人著名毒辣，愛慕她的軍官雖多，誰也不敢接近她，誰也不敢保釋她。只因爲她還有七十枝槍埋到地下，誰也不知道這些軍械埋藏處。照當時市價這一批武器將近值一萬塊錢，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儘想設法把她所有的槍誘騙出來，於是把她拘留起來，且待她比任何犯人也不同。這弁目知道了這件事，又同川軍排長相熟，就常過那邊去。與女人熟識後，卻告給女人他也還有六十枝槍埋在湖南邊境上，要想法保她出來，一同把槍枝掘出上山落草，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在山上做大王活過下半世。女人信託了他，夜裏在獄中兩人便親近過了一次。這事被軍官發現後，因此這女人第二天一早便爲川軍牽出去砍了。

當兩個人夜裏在獄中所作的事情，被廟中駐兵發覺時，觸犯了作兵士的最大忌諱，十分不平，以爲別的軍官不能弄到手的，到頭來卻爲一個外來人佔先得了好處，俗話說「肥水不落外人田，」因此一排人把步槍上了刺刀，守在門邊，預備給這弁目過不去。可是當有人叫他名姓時，這弁目明白自己的地位，不慌不忙的，結束了一下他那皮帶，一面把兩枝小九響手槍取出拿在手中，一面便說：「兄弟兄弟，多不得三心二意，天上野雞各

處飛，誰捉到手是誰的氣運。今天小小冒犯，萬望海涵。若一定要牛身上捉蝨，釘尖兒挑眼，不高擡個勝子，那不要見怪，燈籠子認人槍子兒可不認人！」那一排兵士知道這不是個傻子，若不放他過身，就得要幾條命。且明白這地方川軍只駐紮一連人，䇲軍卻有四營，出了事也不會有好處。因此讓出一條路，儘這弁目兩隻手握着槍從身旁走去了。人一走，這王天妹第二天一早便被砍了。

女人既已死去，這弁目躺在牀上約一禮拜左右，一句空話不說，一點東西不喫，大家都怕他也不敢去撩他。到後忽然起了牀，又和往常一樣活潑豪放了。他走到我房中來看我，一見我就說：

「兄弟，我運氣眞不好，天妹爲我死的，我哭了七天，現在好了。」

當時看他樣子實在又好笑又可憐。我什麽話也不好說，只同他揑着手，微笑了一會兒。

在龍潭我住了將近半年。

當時軍隊既因故不能開過涪州，我要看巫峽一時還沒有機會。我到這里來熟人雖多，卻除了寫點字以外毫無長進處。每天生活依然是喫喝，依然是看殺人，這分生活對我

似乎不大能夠滿足。不久就有了一個機會轉湖南，我便預備領了護照搭坐了小貨船回去。打量從水道走，一面我可以經過幾個著名的險灘，一面還可以看見幾個新地方。其時那弁目正又同一個洗衣婦要好，想把洗衣婦討作姨太太。司令官出門時，有人攔輿遞狀紙，知道其中有了些糾紛，告他這事不行，說是我們在這里作客，這種事對軍譽很不好。那弁目便向其他人說：「這是文明自由的事情，司令官不許我這樣作，我就請長假回家，拖隊伍幹我老把戲去。」他既不能娶那洗衣婦人，當眞就去請假，司令官也卽刻就准了他的假。那大王想與我一道上船，在同一護照上便塡了我與他兩人的姓名。把船看好，剛準備當天下午動身。正喫過早飯，他在我房中說到那個王天妹被殺前的種種事情。忽然軍需處有人來請他下去算餉，他十分快樂的跑下樓去。不到一分鐘，樓下就吹集合哨子，且聽到有值日副官喊「備馬。」我心中正納悶，以爲照情形看來好像要殺人似的。但殺誰呢？難道槍決逃兵嗎？難道又要辦一個土棍嗎？隨卽聽人大聲嘶嚷。推開窗子看看，原來那弁目已被綁好，正站在院子中，衞隊已集了合，成排報數，準備出發，值日官正在請令，看情形，大王一會兒就要推出去了。

被綁好了的大王，反背着手，聳起一副瘦瘦的肩膊，向兩旁樓上人大聲說話：

「參謀長，副官長，祕書長，軍法長，請說句公道話，求求司令官的恩典，不要殺我罷。我跟了他多年，不做錯一件事。我太太還在公館裏侍候司令太太。大家做點好事說句好話罷。」

大家互相望着，一句話不說。那司令官手執一枝象牙煙管，從大堂客廳中從從容容走出來，溫文爾雅的站在滴水簷前，向兩樓的高級官佐微笑着。

「司令官，來一分恩典，不要殺我罷。」

那司令官說：

「劉雲亭，不要再說什麼話丟你的醜。做男子的作錯了事，應當死時就正正經經的死去，這是我們軍隊中的規矩。我們在這里作客，你黑夜裏到監牢裏去姦淫女犯，我念你跟我幾年來做人的好處，爲你記下一筆賬，暫且不提。如今又想爲非作歹，預備把良家婦女拐走，且想回家去拖隊伍。我想想放你回鄉去做壞事，作孽一生，儘人怨恨你，不如殺了你，爲地方除一害。現在不要再說空話，你女人和小孩子我會照料，自己勇敢一點做個男子罷。」

那大王聽司令官說過一番話後，便不再喊公道了，就向兩樓的人送了一個微笑，忽

然顯得從從容容了，「好好，司令官，謝謝你幾年來照顧，兄弟們再見，兄弟們再見。」一會兒又說：「司令官你眞做夢，別人花六千塊錢運動我刺你，我還不幹！」司令官彷彿不聽到，把頭掉向一邊，囑咐副官買付好點的棺木。

於是這大王就被擁簇出了大門，從此不再見了。我當天下午依然上了船。我那護照上原有兩個人的姓名，大王那一個臨時用朱筆塗去，這護照一直隨同我經過了無數惡灘，五天後到了保靖，方送到副官處去繳銷。至於那溫文爾雅才智不凡的張司令官，同另外幾個差弁，則三年後在湘西辰州地方，被一個姓田的部屬客客氣氣請去喫酒，進到辰州考棚二門裏，連同四個轎夫，當歡迎喇叭還未吹畢時，一起被機關槍打死，所有屍身隨即被浸漬在陰溝裏，直到兩月事平後方清出屍骸葬埋。刺他的部屬田旅長，也很湊巧，一年後又依然在那地方，被湖南主席葉開鑫派另一個部隊長官，用請客方法在文廟前面夾道中刺死。

學歷史的地方

從川東回湘西後，我的繕寫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認識，我在那個治軍有方，名譽極佳的統領官身邊作書記了。薪餉仍然每月九元，卻住在一個山上高處單獨新房子裏。那地方是本軍的會議室，有什麼會議需要紀錄時，機要祕書不在場，間或便應歸我擔任。這分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於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原來這房中放了四五個大楠木櫥櫃，大櫥裏約有百來軸自宋及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銅器及古磁，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來了一部四部叢刊。這統領官既是個以王守仁曾國藩自許的軍人，每個日子治學的時間，似乎便同治事時間相等，每遇取書或抄錄書中某一段時，必令我去替他作好。那些書籍既各得安置在一個固定地方，書籍外邊又必需作一識別，故書籍的秩序，書箱的表面，全由我去安排。舊畫與古董登記時，我又得知道這一幅畫的人名時代同他當時的地位，或器物名稱同牠的用處。全由於應用，我同時就學會了許多知識。又由於習染，我成天翻來翻去，把那些舊書

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

我的事情那時已經比我在參謀處服務時忙了些，任何時節都有事作。我雖可隨時離開那會議室，自由自在到別一個地方去玩，但正當玩得十分暢快時，也會為一個差弁找回去的。軍隊中既常有急電或別的公文，於半夜時送來，回文如需即刻抄寫時，我就隨時得起牀作事。但正因為把我彷彿關閉到這一個房子裏，不便自由離開，把我一部分玩的時間皆加入到生活中來，日子一長，我便顯得過於清閒了。因此無事可作時，把那些舊畫一軸一軸的取出，掛到壁間獨自來鑑賞，或翻開西清古鑑薛氏彝器鐘鼎款識這一類書，努力去從文字與形體上認識房中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再去亂翻那些書籍，一部書若不知道作者是什麼時代的人時，便去翻四庫提要。這就是說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分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若說這是個人的幸運，這點幸運是不得不感謝那個統領官的。

那軍官的文稿，草字極不容易認識，我就從他那手稿上，望文會義的認識了不少新

字。但使我很感動的，影響到一生工作的，卻是他那種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時起身，半夜裏還不睡覺。凡事任什麼他明白，任什麼他懂。他自奉常常同個下級軍官一樣。在某一方面說來，他還天眞爛漫，什麼是好的他就去學習，去理解。處置一切他總敏捷穩重。由於他那分稀奇精力，筸軍在湘西二十年來博取了最好的名譽，內部團結得如一片堅硬的鐵，一束不可分離的絲。

到了這時我性格也似乎稍變了些，我表面生活的變更，還不如內部精神生活變動的劇烈，但在行爲方面我已經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遠了。有時我到屋後高山去玩玩，有時又走近那可愛的河水玩玩，總拿了一本線裝書。我所讀的一些舊書，差不多就完全是這段時間中奠基的。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場上看書，看厭倦時，便把視線從書本中移開，看白雲在空中移動，看河水中緩緩流去的菜葉。旣多讀了些書，把感情弄柔和了許多，接近自然時感覺也稍稍不同了。加之人又長大了一點，也間或有些不安於現實的打算，爲一些過去了的或未來的東西所苦惱，因此生活雖在一種極有希望的情況中過着日子，但是我卻覺得異常寂寞。

那時節我爸爸已從北方歸來，正在那個前駐龍潭的張指揮部作軍醫正。他們軍隊

雖有些還在川東，指揮部已移防下駐辰州。我的母親和最小一妹皆在辰州；家中人對我前事已毫無芥蒂。我的弟弟正同我在一個部中作書記，我們感情又非常好。

我需要幾個朋友，那些老朋友卻不能同我談話。我要的是個聽我陳述一分蘊釀在心中十分混亂的感情。我要的是對於這種感情的啓發與疏解，熟人中可沒有這種人。可是不久卻有個人來了，是我一個姨父，這人姓聶與熊希齡同科的進士，上一次從桃源同我搭船上行的表弟便是他的兒子，這人是那統領官的先生，一來時被接待住在對河一個廟裏，地名獅子洞。爲人知識極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過河去聽他談「宋元哲學」，談「大乘」，談「因明」，談「進化論」，談一切我所不知道卻願意知道的問題。這種談話顯然也使他十分快樂，因此每次所談時間總很長很久。但這麼一來，我的幻想更寬，寂寞也就更大了。

我總彷彿不知道應怎麼辦就更適當一點。我總覺得有一個目的，一件事業，讓我去做，這事情是合於我的個性，且合於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這是什麼事業，又不知用什麼方法卽可得來。

當時的情形在老朋友中只覺得我古怪一點，老朋友同我玩時也不大玩得起勁了。

覺得我不古怪，且互相有很好的友誼的，只四個人：一個滿振先，讀過曾文正公全集，只想作模範軍人。一個陸弢，俠客的崇拜者。一個田杰，就是我小時候在技術班的同學，第一次得過兵役名額的美術學校學生，心懷大志的脚色。這三個人當年紀青青的時節，便一同徒步從黔省到過雲南，又徒步過廣東，又向西從宜昌徒步直抵成都。還有一個回教徒鄭子參，從小便和我在小學裏念書，我在參謀處辦事時節，便同他在一個房子裏住下。平常人說的多是幼有大志，投筆從戎，我們當時卻多是從戎而無法投筆的人。我們總以爲這目前一分生活不是我們的生活。目前太平凡，太平安。我們要冒點險去作一件事，不管所作的是一件如何小事，當我們未明白以前，總得讓我們去挑選，不管到頭來如何不幸，我們總不埋怨這命運。因此到後來姓陸的就因泅水淹斃在當地大河裏。姓滿的作了小軍官，廣西江西各處打仗，民十八在桃源縣被捷克式自動步槍打死了。姓鄭的從黃埔四期畢業，在東江作戰以後，也消失了。姓田的從軍官學校畢業作了連長，現在還是連長。我就成了如今的我。

我們部隊既派遣了一個部隊過川東作客，本軍又多了一個稅收局卡，給養也充足了些。那時「兵工築路墾荒」「辦學校」「興實業」幾個題目正給許多人在報紙上討

論。那個統領官既力圖自強，想爲地方作點事情，因此親手草了一個精密的計劃，召集了幾度縣長與鄉紳會議，計劃把所轄十三縣劃成一百餘鄉區，試行湘西鄉自治。草案經過各縣區代表商定後，一切照決議案着手辦去。不久就在保靖地方設立了一個師範講習所，一個聯合模範中學，一個女學，一個職業女學，一個模範林場。另外還組織了六個工廠。本地又原有一個軍官學校，一個兵士教練營。再加上六千左右的軍農隊。學校教師與工廠技師，全部由長沙聘來，因此地方就驟然有了一種嶄新的氣象。此外爲促進鄉治的實現與實施，還籌備了個定期刊物，辦了一部大印報機，設立了一個報館。這報館首先印行的便是鄉治條例與各種規程，這種文件大部分由那統領官親手草成，鄉代表審定通過，由我在石印紙上用膠墨寫過一次，現在既得用鉛字印行，一個最合理想的校對，便應當是我了。我於是暫時調到新報館作了校對，部中有文件抄寫時，便又轉回部中。從市街走兩地相距約兩里，從後山走相距稍近，我爲了方便時常從那埋葬小孩墳墓上蹲滿野狗的山地走過，每次總攜了一個大棒。

一個轉機

調進報館後，我同一個印刷工頭住在一間房子裏。房中只有一個窗口，門小小的。隔壁是兩架手搖平板印刷機，終日嘰嘰格格大聲響着。

這印刷工人倒是個有趣味的人物。臉龐眼睛全是圓的，身個兒長長的，具有一點青年挺拔的氣度。雖只是個工人，卻因爲在長沙地方得風氣之先，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成了個進步工人。他買了好些新書新雜誌，削了幾塊白木板子，用釘子釘到牆上去，就把這些古怪東西放在上面。我從司令部搬來的字帖同詩集，我卻把牠們放到方桌上。我們同在一個房裏睡覺，同在一盞燈下做事。他看他新書時我就看我的舊書。他把印刷紙稿拏去同幾個別的工人排好印出樣張時，我就好好的來校對。到後自然而然我們就熟習了。我們一熟習，我那好向人發問的鄉巴老脾氣，有機會時，必不放過那點機會。我問那本封面上有一個打赤膊人像的書是什麼，他告了我是「改造」以後，我又問他那「超人」是什麼東西。我還記得他那時的樣子，臉龐同眼睛皆圓圓的，簡直同一匹貓兒一樣，

「唉，伢俐，怎麽個末朽？一個天下聞名的女詩人……也不知道麽？」「我只知道唐朝女詩人魚玄機是個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隨園女弟子。」「再新一點？」我把頭搖搖，不說話了。我看到他那神氣我倒覺得有點害羞，我實在什麽也不知道。等一會兒我可就知道了，因爲我順從他的指點，看了這本書中一篇小說。看完後我說，「這個我知道了。你那報紙是什麽報紙？是老申報嗎？」於是他一句話不說，又把剛淸理好的一捲創造周報推到我面前來，意思好像只要我一看就會明白似的，若不看，他縱說也說不明白的。看了一會，我記着了幾個人的名字。又知道白話文與文言文不同的地方，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脚卻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寫一件事情越說得少越好，其一寫一件事情越說得多越好。我自己明白了這點區別以後，又去問那印刷工人，他告我的大體也差不多。當時他似乎對於我有點覺得好笑。在他眼中我眞如長沙話所謂有點朽。

不過他似乎也很寂寞，需要有人談天，並且向這個人表現表現思想。就告我白話文最要緊處是「有思想」，若無思想，不成文章。當時我不明白什麽是思想，覺得十分忸怩。若猜得着十年後我寫了些文章，被一些連看我文章上所說的話語意思也不懂的批評家，胡亂來批評我文章「沒有思想」時，我卽不懂「思想」是什麽意思，當時似乎也就

不必怎樣慚愧了。

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謝他，因爲若沒有他的一些新書，我雖時時刻刻爲人生現象自然現象所神往傾心，卻不知道爲新的人生智慧光輝而傾心。我從他那兒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頭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們的腦子，對於目前社會作一度檢討與批判，又如何幻想一個未來社會的標準與輪廓。他們那麼熱心在人類行爲上找尋錯誤處，發現合理處，我初初注意到時，真發生不少反感！可是，爲時不久，我便被這些大小書本征服了。我對於新書投了降，不再看花間集，不再寫曹娥碑，卻歡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記下了許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習。我崇拜他們，覺得比任何人還值得崇拜。我總覺得稀奇，他們爲什麼知道事情那麼多。一動起手來就寫了那麼多，並且寫的那麼好。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來知道比他們更多，過一些日子我並且會比他們寫得更好。

爲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裏應當有許多事情可作，應當爲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爲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

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爲大多數人犧牲，爲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媽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

我常常看到報紙上普通新聞欄說的賣報童子讀書補鍋匠捐款興學等記載，便想自己讀書既毫無機會，捐款興學倒必需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餉，就全部買了郵票，封進一個信封裏，另外又寫了一張信箋，說明自己捐款興學的意思，末尾署名「隱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國日報覺悟編輯處去，請求轉交「工讀團」。這捐款自然不會有什麼着落，但作過這件事情後，心中卻有說不出的祕密愉快。

那時皮工廠，帽工廠，被服廠，修械廠，組織就緒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規模的標準出品。第一班師範講習所已將近畢業，中學校，女學校，模範學校，全已在極有條理情形中上課。我一面在校對職務上作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問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處去欣賞那些我從不見到過的東西。修械處的長大車牀與各種大小輪軸，被一條在空中的皮帶拖着飛躍活動，從我眼中看來實在是一種壯觀。其他各個工廠亦無事不觸目驚人。尙有學校，那些從各處派來的青年學生，在一般年輕教師指導下，在無事無物不新的情形中，那分活動實在使我十分羨慕。我無事情可作時，總常常去看他們上課，

看他們打球。學生中有些原來和我在小學時節一堆玩過鬧過的，把我請到他們宿舍去，看看他們那樣過日子，我便有點難受。我能聊以自解的祇一件事，就是我正在為國家服務，卻已把服務所得，作了一次捐資興學的偉大事業。

本軍既多了一些稅收，鄉長會議復決定了發行鈔票的議案，金融集中到本市，因此本地頓呈現空前的繁榮。為了鄉自治的決議案，各縣皆攤款籌辦各種學校，同時造就師資，又決定了派送學生出省或本省留學的辦法。凡學棉業，蠶桑，機械，師範，以及其他適於建設的學生，在相當考試下，皆可由公家補助外出就學。若願入本省軍官學校，人既在本部任職，只要有意思前去，即可臨時改委一少尉銜送去。我想想，我也得學一樣切實的技能，好來為本軍服務。可是我應當學什麼，能夠學什麼？完全不知道。

因為部中的文件繕寫，需要我處似乎比報紙較多，我不久又被調了回去，仍然作我的書記。過了不久，一場熱病襲到了身上，在高熱胡塗中任何食物不入口，頭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灘的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謝一切過去的生活，造就我這個結實的體魄，沒有被這場大病把生命取去。但危險期剛過不久，平時結實得同一隻猛虎一樣的老同學陸弢，為了同一個朋友爭口氣，泅過寬約一里的河中，卻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捲下淹死

了。第四天後把他死屍從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屍骸掩埋，看見那個臃腫樣子時，我發生了對自己的疑問。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邊去餓死，有什麼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連許多沒有看過的東西都不能見到，許多不曾到過的地方也無從走去，眞無意思。我知道見到的實在太少，應知道應見到的可太多，怎麼辦？

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悶悶沈沈的躺在牀上，在水邊，在山頭，在大廚房同馬房，我癡呆想了整四天，誰也不商量，自己很祕密的想了四天。到後得到一個結論了，那麼打量着：「好壞我總有一天得死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在一些危險中使盡最後一點氣力，咽下最後一口氣，比較在這兒病死或無意中爲流彈打死，似乎應當有意思些。」到後我便這樣決定了：「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若好，一切有辦法，一切今天不能解決的明天可望解決，那我贏了；若不好，向一個陌生地方跑去，我終於有一時節肚子癟癟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陰溝邊，那我輸了。」

我準備過北京讀書，讀書不成便作一個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認了輸，不再作別

的好打算了。

當我把這點意見，這樣打算，怯怯的同我上司說及時，感謝他，儘我拿了三個月的薪水以外，還給了我一種鼓勵，臨走時他說：「你到那兒去看看，能進什麼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里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里仍然有你喫飯的地方。」我於是就拿了他寫給我的一個手諭，向軍需處取了二十七塊錢，連同他給我的一分勇氣，離開了我那個學校，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十九天後，提了一捲行李，出了北京前門的車站，呆頭呆腦在車站前面廣坪中站了一會。走來一個拉排車的，高個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鄉巴老，就告給我可以坐他的排車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議，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很可笑的讓這運貨排車把我拖進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廿年八月在青島作

廿九年十月十日在昆明校改

三十年一月七日校畢